

文坛 / 李金发 · — V. 1, no. 1 (民国30年7月[1941. 7]) ~  
V. 2, no. 2 (民国32年11月[1943. 11]); 新no. 1 (民国  
35年1月[1946. 1]) ~ no. 12 (民国35年12月[1946. 12])  
= 总no. 13 ~ no. 24; V. 5, no. 1 (民国36年1月[1947. 1])  
~ [?] = 总no. 25 ~ [?] · — 曲江: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  
敌协会曲江分会

; 22cm.

双月刊 · — 1942年起先后由陶林英, 卢森, 陈子殷, 文  
坛月刊社等主编 · — 1943年11月后曾休刊, 1946年1月  
在广州复刊, 同时改为月刊, 期另起 · — 第2卷1期起规  
格: 26cm · — 原件部分残破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  
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  
中心(北京)

本片卷期刊摄制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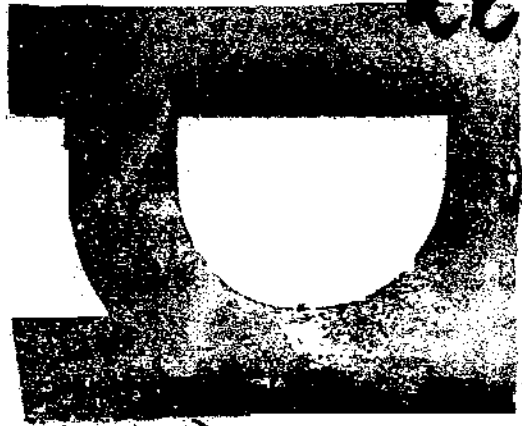
V. 1, no. 1 ~ V. 2, no. 2 (1941. 7 ~ 1943. 11)

no. 13 ~ no. 52 (1946. 1 ~ 1949. 4)

(缺no. 49)

820.32  
72.5.17

26



何

1-1-2

印編會  
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出版

全華出  
版

# 文 壇 創 刊 號

發刊小言	陶林英	(1)
我們當前的要求	莫青	(40)
絕望	李金髮	(8)
無依的靈魂	盧森	(42)
敵血	少年約翰	(12)
白霧	一	(29)
海葬	李金髮	(23)
一個女性的三部曲	陳瑛	(2)
啊	梁克士	(39)
蟬	趙常	(60)
做父親的終結	葉季常	(18)
逃亡之夜	黃展舜	(70)
話劇與歌劇	立竹	(53)
誰殺了她	黃郭人	(57)
隨感錄	張軍	(62)
夢境與實現	黃榜	(68)
吃粥小感	禹羣	(66)
一九四一年	贖光	(49)
我站在北江之濱	鄒珠	(50)
金鷄峯頌	陳達人	(52)
愛國者	張遲	(35)
寄語	張	(64)
夢底病	張	(65)



# 一個女性的性

## 三 部 曲

李金髮

### 一 孤 雛

正是陽春三月天氣，圍繞着羅衣村的峯巒，像花冠般成一環形，延亘數十里，蒼翠欲滴的修竹綠林，充滿着歡不消的詩意，只是那裏居住的參差村夫野老，生於斯，死於斯，歸於冥立了幾萬萬年的山峯，除發生一些有無「風水」的觀念外，什麼也不會感覺到。近幾年人心有些不同了，庸人自擾之徒

，忽然在高嶺上鋤下數千個小洞，說是種桐生蠶，好好的在像生了綠霉的饑饉山崗上，刻下一個個的傷疤，這望去像受了戒的和尙頭，這給頑固的父老詛咒了不知多少次了。

這些岡嶺山谷，是這村人的性命線，他們的燃料向那裏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只是要不怕烈日曝曬的婦女，背着荆棘叢生，懸崖峭壁，去肩挑回來，越過的工作程序，是當八九月農忙過的時候，她們便成羣的到山上去，將草大量的割下，放在半山上的曬乾，然後挑起來輕便多了。這些地方，也是禮教壓迫下的女性比較可以自已呼吸空氣的場所，她們可以盡量唱着情歌，或懷念她們一去南洋十多年不回来的丈夫，或嗟嘆待遇刻薄的翁姑，這些歌聲，自然吸引了異性前來，因此這些地帶，就成爲桑間濮上了，有時也會鬧成爲兩族械鬥的主因。

綠油油的鵝軟稻苗，隨着輕寒的微風盪盪，像輕緩的海浪，週而復始，好像永無休止，透過層雲的微溫陽光，盡情放射紫外光，給勃勃有生氣的萬物，除隱約有一些田間流水的聲音外，偶然可聽到一陣冬眠初興的青蛙在唱和，這些這些，撩人春思的景色，下意識地觸動了菊英的無名的愁思，要她說出是什麼具體的悲哀，又說不出來，總之今年的日子，她知道不是去年可比了，今年的生活，必定會有一種新的遭遇，也不能說一定是什麼，大概離不了轉學出嫁，這些範圍之內。因爲自去年重陽節，她的父親因爲擔保土匪案病死獄中後，她的家境就一落千丈，她的母親早已決定她不必再繼續在小學讀書，她的年紀也不小了，在學校裏整日和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廝混，早已有入短流長。所以那裏的女性，簡直沒有受過學教育的機會，男孩子能夠讀到大學的，是等於從前的翰林般看待，不可一世，至於留學生，那簡直是狀元階級了。可惜祖宗積德還不夠，自辛亥以來，還沒有產生過留學生，於是這個部落永遠是山高皇帝遠，風氣永遠是閉塞，他們所持驕傲人語，是如羊舌舌自南洋賺來的錢，或祖宗遺下來的

菊英雖然已滿十六歲的芳齡，但除了增加了點羞人答答的體態外，舉動說話，還不脫小學生態度，因為初離學校，還沒有受過太陽殘酷的洗禮，面部還保持着少女鮮潤的顏色，潤藍的短髮，遮蓋不住開始豐滿的肉體，她迫不得已的，捲起褲子露出白哲的膝頭，在田間耘草。她開脫失去童年的綺夢，她幻想到從今年起，大概就要如其他千千万萬客家婦女一樣，隨着艱苦的命運，在這萬山叢中的角落裏，過此一生了。她的想像力雖然不夠集中，去預測一切未來的遭遇，但不知不覺，她嘆了一口氣，像對誰申訴哀曲之後，得到一點慰藉似的。忽然一個老婆婆的聲音，對她說：

「六阿哥，怎麼你女學生也下田做細工了，不要石灰水浸壞了你的二隻姑娘啊！」

她拾起草笠一看，原來是村裏最長舌的黃再婆，她心頭雖然很討厭她，但不想表露出來，於是勉強說幾句話，這個妖婦你不好得罪她，因為她是一族中最活動的份子，幾乎男女老幼都討厭她，但是人人都怕她，因為她最會播弄是非，可以弄到你在這個封建社會中，儘無完膚，或甚致不能立足，或家破人亡；她有神術，可以替病人求仙方，可以「顯魂」，可以帶已死的親屬回陽間在見面，談家事，雜抄雜育，絲毫不要，直至你潑然下淚；他擅長做媒，她鼓其如簧之舌，沒有婚姻經她出了馬，不成功的，故她的英名，在百里之內，是無人不知的。比方有一次，一個再醮婦，經一個媒人介紹嫁給一個新加坡「水客」討了銀錢，結終因為身價銀兩差廿元，兩不相讓，幾不

能成事，後來當事人想到不如求救兵於黃再婆，於是她走來一看，問明原委，她胸有成竹的，在水客背上一拍說：「你堂堂一個大丈夫，有錢娶老婆，還在乎一二十塊嗎？至於你，（指女的）還這樣年輕，價值也不是值一二十元的問題，現在聽我說，各人讓一步，二百六十元成交罷！」這話果然行動了兩方面的自尊心，就此成交了，兩塊光洋的媒人酬金，逸琅琅地在黃再婆口袋裏了。

她對菊英起初說些不關痛癢的曖昧話，給菊英不勝其煩，和她攀談了一會，末了她竟露出菊英的母親已委託她找尋人家，現在已有頭緒了，這幾句話打進菊英的耳朵，不獨使她滿面通紅，羞不可仰，說不出一句回答的話，而一陣從此失學，一步步踏進黑暗歲月的悲哀，油然湧起在她心頭，不覺掉下幾點熱淚在田裏的野草葉子上，黃再婆恐怕她哭得厲害，不好下場，不一會偷偷的溜走了。

### 一一 苦鬥

菊英的婚事，已偷偷摸摸地到了決定階段，她母親或其他任何人，也不會來徵求過她的主意，她這般年輕的小妮子，一聽到人家竊竊私語，她就知道說的是她的婚事，早就避之唯恐不及，那裏還有心緒和勇氣去過問，這種切身而又難於情的事。

男家是楊樹村的陳東甫的第二的兒子，說起陳東甫一輩在他們心目中，也可以說是書香之家，他祖父是一個舉人，他父親是一個貢生，一代不如一代，傳到東甫不能一考其科，半生在城裏宗祠內做起訟棍，來食了不少人的冤枉

個，在鄉下幾十里內，當然也算是聲勢赫赫的富翁了。菊英能夠做媳婦，誰說不是一個幸福呢？他的兒子長庚，去年夏天在縣立中學校高中部畢業，在鄉裏青年當年，也算事便者了，當他父親沒有回家來的時候，族人有的婚喪祭葬的文件，非找到他是辦不清的，沒有經過他的審核，發出去準會出毛病，給鄰村的人說笑話。他的父親打算叫他到廣州去造成一個大學生，不論什麼大學，只要是大學生，他就可以每年領祖宗五簋的學費，實利主義的陳東甫，早已看顧到這一點，可是不幸得很，長庚剛要動身出廣州的時候，忽然發起厲害的痧症來，臥在床上發熱發抖，毫無辦法，什麼草藥都吃過了，後來幸得一個燒艾的兒子，從南洋帶回來的什麼萬應丸，吃了幾個，才得起來，這個神奇的「萬應丸」，傳遍了整個村落，但等到其餘患痧疾的人想吞吃幾個時，又沒有了，只好任取血而去世殺子辜，任病人自生自滅。

長庚的婚事，本出於東甫意料之外，其動機全係出於長庚的母親抱孫之念，她以為既然長庚要到縣城能出門求學，閒居在家，不如為她娶妻，一來可免將來出門讀書一去三年五載，沒有家室，會在外邊自由戀愛，娶一個廣府婆回來，那就糟了；第二娶了妻，可免每日跟那些游手好閒的少年人游山玩水，鬧起玩女人的事件來，成整日價無聊聚在「館」裏打麻雀，賭天九牌，抱孫的念頭是附帶的希望罷了。有了上述許多理由，東甫也只好答應了兩平之願的大事，雖然長庚不過是二十一歲，但在早婚慣了的集團裏，一些不覺得早。

婚禮是在一個晴天下午舉行，有著種種可笑的細節，令人目不暇接，菊英以又驚又愛的心情去接受一切，雖然十六歲的身軀矮小的可憐，隨處表現出她發育未至完全的田地，她終於成了人家的媳婦了。

她對長庚這個準大學生，又是一族的一表人才，復由於初戀的心情，對他也表示敬愛，但這個心潮，似乎因為她怕說話不能使長庚感覺到他那裏懂那天真無言的愛呢？楊樹村的媳婦是不易做的，不論是做過女學生，或沒有做過，都是一視同仁，對家姑是要服從的，赤腳上山採柴，鑿着烈日往稻田裏工作，農忙的時候，一早就開始動作，一捆一捆的割下稻子，往家裏送，堆在廣場上一直勞動到伸出五指看不至，還在那裏收打下的穀，一面要將稻苗綁成一束一束的，拖到空曠的草地上去，預備明日太陽把牠晒乾，男人們在那時候自以為斯文的，一味躲在書房裏，看三國或午睡，偶然出大門一望，也惟有皺起眼皮，對着太陽發楞，最可憐的是小孩子，雖能力不足，也要負擔一部份工作，忙個不了，到了深夜，還沒有弄水洗澡，同時眼睛幾乎不自制地想合攏來，情願夜粥也不吃，自己爬到床上睡覺去了。

菊英在娘家的時候，因為她母親遺產不多，而且過着女學生的日子，對於農事實在沒有參加多少，但這一個夏季收穫，供她無日不疲於奔命，全身的骨節酸軟，一碰到床，幾乎就昏然入睡，她與丈夫因為是年輕的夫婦，在白天碰見怪不好意思說話，到了晚上，長庚偶然深夜的時候回來，或者他老是住在書房裏，幾天沒說上一句話，誠

然，菊英雖然對丈夫懷着一種初戀之愛，且因嫁到這裏後，不認識一個人，丈夫總算是比較可以談談心事，可以信賴的。但似乎長康對她始終不起熱情，也不知是知難棄難學問智識不及他，還是他因身體不好總覺沒有一點活潑生動之氣象，這給菊英寂寞的心，一種無名的威脅，做媳婦妻子的時光還無限的長，那豈不是可怕嗎？假如環境老是這樣。

新婚以後，長康沒有領略甜美的歲月，他終日跟一般青年，或南洋回來的水客們在打麻雀，有時在那關不到兩丈的小窩子裏，（那是全村的俱樂部了，）談天說地，東拉西扯，言不及義，當然他準大學生的威嚴，早給他們置諸腦後了，每時都要談玩至午夜纔回家，似乎樂在其中，談者上進的觀念，恐怕早跑到九霄雲外去了。

長康自從患厲害的瘧疾後，沒有好好調養，滋補，身體已消瘦成白面癆生，三個月來，又天天早出夜歸，眼無聊人的鬼混，身體苗條得可以了，或許他早已有咳嗽，暗地裏蒙昧着，連東甫夫婦也不知道一點，菊英已幾個月沒有跟他談過話，當然更無所知。

一個初秋的早晨，那野的霧霧籠罩着村前村後，使全個農忙後的農村，更形靜寂神祕，偶然一二個不祥的烏鴉，在屋後掠過，一種不可解說的淒清情緒的威脅，幾使菊英要流下淚來，她自出嫁後，只見過一次的母親，一種思親的心情，在此時忽然襲擊她，她正想着牽着牛到水塘裏去了，忽然聽見書房裏湧出一陣咳嗽的聲音，接着又聽見長康呼喊着他母親，但許久沒有人去回答它，於是菊英疑心

房裏有什麼事，她硬着不好意思的頭皮，跑進去看，幾乎使她嚇得一跳，原來長康的床前，淌下一大塊血花，狼藉滿地，一種腥氣，令人作嘔，她能說什麼呢？她只得跑出來，去找別人，她像一個無頭的蒼蠅，手無足措。

長康患了第三期肺癆的消息，不脛而走遍全村，同時給東甫全家，一個重重的打擊，沒有人有什麼的主張，沒有人有什麼辦法，偶然有一個很有自信心的老婆子說：童便和雞蛋同食可以治癒，或者直接吃火水油也聽說吃好了不少人，陰那山祖師的秘方，也去試過，但都沒有一些反響，長康似乎一些不悲觀，這是所有的肺癆病者的通病，總以為不久就會痊癒，又來做他的事業！但是一個清晨，當他正在屋後竹林中呼喚伴們，隣家的少婦挑着農具在坵墩下小道上蹣跚，長康的房子裏發出一陣咕咕的怪聲，東甫的老婆，聞聲跑進房裏來，看見情形大不對了，長康兩眼朝天，眼珠深陷，喉間咕咕作響，好像給一塊肥肉塞住，到了這個時候，她纔知道她的兒子是病危了，這時要追悔不早日放他出廣州去考學校，留他在家里結婚的錯誤，也已太遲了。長康想說一些話，但一句音也發不出，只是用手指指點點，他們覺悟到或者他想見他的妻子的最後一面，於是他們叫菊英進來，怪不好意思的，站在床前，與長康面面相覷，彼此一句也說不出來，只是熱淚一點點的從菊英面龐上滾下來，她的手給長康握着（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在第三者跟前大膽的動作，）雖然是自己的丈夫，但一想到不久就會幽明異路，幾乎害怕起來，想將手擺脫，奪門而逃！形勢一刻一刻的不像樣，比較有經驗的福福說：



生好死，(瘋瘋)最會傳謠人，愚特的人斷氣時，要把一塊煎好的雞蛋封住他的口，就沒有危險。他們照他的話去做，長康就這樣的兩脚一伸，停止了呼吸，頓時全家人放聲大哭一場，響達數里，像村裏發生了火災似的。

### 三 淨土

菊英這樣年輕，就做了寡婦，實在出人意料之外，雖然她年紀還輕不會感到什麼大悲大痛，但自丈夫死後，家姑對她的態度，比以前是沒有那樣客氣了，有時在園地裏工作，總不免囉囉唆唆，說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顯然是故意的挑釁，使菊英大有坐立不安之勢，後來從旁邊人口裏聽到，原來長康死後，東甫的老婆時時向人宣揚，她的兒子是她媳婦害死的，她是不祥之物，這個消息使菊英痛心，但沒有多少同情她的人，她的苦衷向誰訴呢？

不知不覺，半年的光陰在含苦茹辛中過去了。

有個好事之徒王聘嫂，有一天在挑水的渡頭對她，說「長康嫂你老是愁眉不展做什麼……老公死了老公在，三叉路上一大堆，你這樣年輕，又生來嬌的，讓得姓多的字，你怕找不到一個好人家嗎？……陳家又有什麼稀罕，你看那訟棍一死，看牠們還能吃幾年快活飯……你得空，去見見胡二叔婆，她會好好的給你說道理的……」

菊英早就討厭這個長舌婦，聽了她開始說話，就想逃走，但怕使人難堪，不知怎樣，又停止下來，雖然不會回答她半句話，但開始覺得這一番話不無多少道理，給她靜

寂的心，捲起一陣波紋，緩緩的如波浪般開闊開展，到遠方像無止境。

幾月來，菊英無精打彩，也不想工作，什麼也覺得滿不在乎，別有懷抱，東甫嫂似乎看出她的態度，於是彼此磨擦愈甚，漸漸居於不兩立的境地……不久村裏的謠言也來了，說菊英志在改嫁，存心不軌，改嫁是這裏的禮教視為大逆不道的，貞節的觀念，根深蒂固的，在每一個老幼的腦子裏，丈夫死了，不論年紀七十八，或二十三十，也得守寡終身，有了兒女，固然要守終身，縱使沒有也可以買一個嬰孩做贖給子，以便將一生的希望寄托在那裏，但有幾個用金錢買來的贖給子，是有作爲的呢？有時不獨不能給守寡人以幸福，反而爲非作惡，傾家蕩產，給年青的少婦，白捱幾十年苦修的歲月。

東甫當然也服從族中長輩的提議，想買一個贖給子給菊英，等她有心想去安身立命，免致腳踏兩板橋的鬼鬼祟祟過活，菊英這年輕，什麼靠子想過活，怎樣守寡過遠的日子，與她似乎很隔膜，「吃兩井水，」在她的舊頭腦看來，也不是很名譽的事，但她下意識地覺出在陳家她是無法再活下去，周遭的人，好像對她瞪着仇視的眼，丈夫死後，好像頓然失了保護人似的。雖然長康生前於她也不會怎樣保護，親愛，但他畢竟是族中的要人，人家是聯帶尊敬她的。

一個深秋的黎明，她偷偷揀着自己的用具，衣服，回到娘家去。

這個消息一經傳播，整個楊樹村的人，像打了嗎啡針，又高興又憤怒，陳家竟敢出這樣一個胆大妄為的女子，實在太不成話了，這族的女婿，非整頓一下將不可收拾，村尾何阿谷的老婆，行爲不端，不是給他們打斷了腿，痛快地賣了，她的丈夫，還得了三百元身價銀，開起伙食麼來嗎？

未有雪中送炭，只見雪上加霜好事之徒，硬推測造謠說：菊英跟英夫逃婚的，一定是以娘家爲窩藏的地方，於是一呼百諾，不期而集的男男女女二三十人，當然自認爲有打手或毒辣的資格，鐵齒參加，有些女人，暗地裏帶着做粗細用的鐵錐子，俗名叫做九龍鑽，那是對付女敵手最好的武器，也是這封建社會的人們辦事好戲，

一 他們在菊英娘家，如狼似虎地要交出人來，那羅衣村的張姓，本來是人口博闊，對這些搗亂的人，當然沒有法子抵禦，終於將躲在隣家的菊英，交給他帶回去，這個特人穿黑羊，一味搗動着罵罵在哭泣，面如土色，沒有一個娘家的父老，敢出來說一句公道話，雖然大家都知道陳姓人的私刑，是着名的，菊英這壞回去不是好玩的。

他們一羣暴客，看見娘家一點抵抗都沒有，也似乎油然生惻隱之心，他安時菊英的母親一番說：帶回去，當然會好好的看待她，只要她安分守己，做一個好人，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實則那些惡棍之徒，早在暗地裏發出冷笑，心地知道，一股惡棍怎樣得到機會，在菊英身上發洩了，菊英愈是敬誠可憐，他們愈是興高彩烈，今日又能夠在社他人的妻子，平日自以爲美貌驕人的少婦身上做文章還有

什麼更高興更便宜的事麼？去年上陳富孫的妻子，好人不會做，與鍾姓農夫發生曖昧，給他們痛打一頓，忽然暈倒，幸得陳四狗見識多，即刻叫人澆下一盆冰冷的水，才把女的救醒，不致鬧出人命案，這事他們談起來還眉飛色舞，想不到今年又有這一場把戲，雖然有一部份解釋爲陳家「風水過代」的現象，族綱前途不可樂觀，但多一事情發生，給單調的鄉村生活，刺激一下，也是很值得贊同的事。

菊英帶回陳家，給兩手反綁在後面，像牽牲畜似的拴在房子裏的石窗上，像新發明似的，從昨天起，有人傳說她是到娘家去打胎，這個罪名，更大到無可寬宥了。

大家回來休息一會，陳永和提議這妖婦的刑罰，要由做家翁的陳東甫先下手，於是一隻釘了好幾顆鐵釘子的土布鞋，像搗衣槌似的往菊英腦袋上打，似乎頭髮都一束一束的紮拉下來，鮮血從太陽穴流到下巴，幸得一個慈心的陳祥老婆子，覺得太可憐，拉住東甫的袖子才停止。雖然菊英像宰豬似的哭聲，還沒有停止，一羣如狼似虎的暴徒，又來開始做文章了，有人提議把她的上衣除掉，打個痛快，不過不許女人走來看。

一鞭一鞭的往背脊上大腿上抽打，有時打破奶子的皮膚，血痕像排列着的斑馬的花紋，菊英的喉嚨，大概也哭破了，只是看見她咬緊牙根，在接受這種酷刑的種子，不聽見什麼哭聲了。

輪到陳清生打的時候，作風更爲毒辣了，他更有經驗的，像做過都會上特務工作似的一抽一抽，立刻見種子到

(移下第廿頁)

# 絕望

——青 漠——

深秋黃昏瘦瘦的陽光，正抹上一線橙黃色在太平馬路中央向西那座驕傲地矗立着的建築物；圍牆鐵門上高高橫掛起的白布條上面。有幾個大黑色別字：「又又縣政府」。晚風吹過來，它便發出辟辟拍拍的響聲，顯出有點蕭瑟的意味。馬路上的人是稀疏了，更沒發出神祕和恐怖的消息。

疲倦的陽光漸漸地從布條上面移開了，張紅着臉去偷窺圍牆內的風光：一條白潔的小路筆直地由圍牆的鐵門伸到右階腳下，小徑上有幾片殘敗的落葉。它的兩旁，栽種着古老的梧桐，白楊或合歡樹；綠葉是幾乎樹盡了，都在晚風裏顫抖。石階上面兩扇門半掩着。這樣子，就有點像寺院。院子裏流蕩着幽寂而淒涼的死氣。陽光好像不著痕跡的滿足了，於是失望地跑開了。但是也正這時，呀地一聲從門隙裏擠出來一個光禿禿的頭。

她滿臉起整臉的怒氣，額上微微地洩出汗粒。他從高黑秋紗長衫的下半截，邁個步走着，迎面撲過來幾陣涼爽的地風，沁入他胸懷深處，使他煩躁的心頓時感到了舒暢，抹去了額上的汗珠，便迅速地走完那條幽靜的小路。

「歡迎！」鐵門前四個僮僕，把左手貼胸前的帽桿上喊。這喊聲落進他的耳鼓里，猛然地使他腦膜閃過這麼的一幕回憶：七年前，也是秋天的黃昏，也是在這個鐵門前，也是兩個衛兵在向他喊着歡迎。但是當時的心情可和今天的全完全兩樣了；當時這建築物是縣長辦公館，現在卻是偽政府的所在地了！……

點燈下頭，他跨過了鐵門，沿太平馬路的南端走回家。

遠遠的一邊路燈發出慘淡的光，在灰黯的夜色中被陣陣的風吹得不停地搖盪。自從這個城市淪陷後，一到黃昏路上就沒有入走了。他孤獨地只顧向前走。一約月兒從東方浮上來，星星睜着眼睛，天空是清涼的。這其難聽的狗吠聲在每一條街巷泛起了，有幾條狗更梭梭地在他後面互撲着狂吠着。馬路陷落在恐怖的世界里。突然行刺兩個字像兩把雪亮的尖刀刺動在他眼前，他的呼吸急促起來，好像死神已向他伸出等待的魔手，撒開腿便半跑半式地跑起來。……終於「仁義里」三個字映入他左顧右盼的眼睛，得救似地他鬆過來一口氣，就在一座玲瓏的洋樓前站住。心頭驀地爆出一股憤怒的火花，大力地花拉拉拉着鐵門，好像要把剛才一路虛驚的心，用來報復在它面上。

一個說是「守衛」的僮僕給他開了門，他目不旁顧地便

一直奔上二樓的房間里。接連飲下四杯開水後，就讓疲倦的肢體躺落床上，閉起眼睛。他希望。在這一瞬間世界就毀滅了！不再有一點聲響，或一絲痛苦；然而他的腦神經却偏偏不肯放過他，嚙嚼着他……

二

七年前，他是又又縣政府第一科的科長。他——張子秋的名字在親戚們的眼睛里閃着光。可是意外地，第二年的秋天，縣長給調往個地方去了，他的「官運」也暫此告了一個段落。當「張科長」的稱呼從朋友們的口中消失掉以後，他倒閑地坐在書齋里吟起詩，習起「米南宮」，大有退隱的那種樣兒。就這樣，一年，二年，……戰事爆發了！戰爭使又又縣整個兒變了樣，使人們興奮；使人們狂熱。馬路上貼滿血淋淋的漫畫和標語。敵機也帶來了震陷人心的恐怖，縣城是處在戰爭的巨浪里飄浮了！每天都有無數的人羣搬遷到安全地帶去。張子秋也被走與不走的問題困惑着了，倏開的心也被擊得破碎了。他自從科長的銜頭失去以後，一點入息也沒有，這兩年來，他的家庭漸漸步向破滅的深淵，所以走呢錢在那兒？不走，留下來幹嗎？……他說過這次的戰爭，實實在在是得慶幸的，中國如果果不戰，那就只有滅亡了！叫他打仗，他可拿不起槍，與鄉土共淪亡是辦不到了；何況又是妻子兒女，那麼只有走的一條路了，但是錢呢？……唉！錢！錢！什麼都要錢！

正像一條攔淺的船兒，雖知道明天欲航的路向，可是在這片茫茫的沙灘上，將怎樣去航行呢？……敵人進攻×市的大砲聲在又又縣夜靜的時候清晰地可以聽見了；晶潔的天空上，也可以看見敵人的探照燈閃掠着，有時那白色的光柱，掩映着星星和月亮，由遠遠的天邊，可以望見砲火模糊的一兩片紅色。一到白天，敵機就分批不停地來轟炸，使得住在又又縣的人們，日夜坐臥都不安。馬路上戒嚴，政府強迫非壯丁的男女老幼全數三天內疏散。於是，張子秋只好挪着家眷一起去投奔離城百多里，力山鄉一位窮親家。

「張大爺！本來實在是不好開口……你大爺明白人，唉！但是目前我們一粒米也無了，留住你們，沒有飯吃，怎好意思呢？」

在樂山鄉的親戚家中住了將近四個月。一天，那位忠直的親家終於苦笑着向他吐出這句話。

「……這一顆他早已等待的炸彈，現在是爆炸了，它炸昏了他的眼睛，粉碎了他的心靈，轟！轟！轟！轟！他勉強支持住好像就要分解的肢體，呆呆地向窮親家望看。突然，一股感情的急流激動着他，廿年來不曾流過的淚，現在是像洪水一樣地泛濫起來了，他喃喃地說道：「我對不住……我吃光你們的米……我……讓我死了……」

三

子秋！這兒五十元你先拿去吧，不過，憑我老朋的

友的資格真心告訴你，——並不是我不肯借錢幫忙你們，而是爲你設想啊！現在還有一個承審的位置，你三思吧！後天再來拜候。」

「多謝！多謝！如果沒有希如兄雪中送炭，小弟今天怕就要餓死了！」

「那裏的話，那裏的話，好！免送了！」

張子秋送吳希如出去，他看見老朋友是比從前闊得多了。那件白綢長衫在陽光下刺眼地閃着，飄飄然跨上包車，車快提起車，紫色的紅銅在太陽光下也晶亮地閃起燦爛的光芒；叮噠！叮噠！漸漸消失所在「仁義里」樹街頭。

「哦！他現在是偽政府的縣長了！」

他好像感觸起「世事衰微無定」不禁嘆了口氣。

張子秋回到縣城來已經三天了。兩天來自己像準備「絕粒」一樣地只管蓋住被睡覺，妻子哭腫着眼，一句話也不說，不時地嘆氣，三個小孩哭着吵着，那哭聲，傳到他的耳朵裏，簡直比鬼叫還要難聽。房間裏，是一幕多麼淒慘的人世間之悲劇啊！

今天早上，吳希如像救命菩薩降世一樣意外地突然到他家中來，說是前天家人見他們回來，特地來拜候的，不知道他竟變成了這麼潦倒，滿屋的東西給搶個精光，隨即慷慨解囊地借給他五十元，還請他到「政府」裏去填補承審的缺。

「還是去吧！這個世界，已經是鬼的世界了，還怕人家閒話嗎？」

吃過了一碗自出娘胎以來也沒有這麼香甜的稀粥後，妻子微笑着勸他聽吳希如的話。

「漢奸！淑婉，我爲人半世，清清白白過日子，現在，現在，就要去做漢奸嗎？」

「唉！過去由他過去吧！昨天前天的情形，你想多麼慘啊！蠅蟻尚且貪生，何況我們是人！……」

「你們！唉！都是你們！如果我自己，我……我情願餓死，……漢奸！我不願做漢奸，但是，你們……」他的喉頭被哽住了，嗚咽着說不下去。

淑婉用她憐愛的眼光向他撫摸了幾下，也不禁滴下眼淚來。

早知這樣，何必受一場苦，又落到這上頭呢。命該如此……

四

自從做了承審以後的張子秋，日見深陷，眼睛射着憤恨而令人懼怕眼光。當他沉默着的時候，你可以冥想到他的憤怒是高超出一般人以上的，而他的悲哀和良心的遺責，却使他常常長嘆幾聲，婉如就辜的畜生之哀鳴。

日子一天天過去，又是深秋時節了。今天下午很晏才審完了案，他的心比往日更樣地煩燥，所以匆匆趕回家後，便躺倒在床上。

「……呢！半年……八百個頭，八百個血淋淋的頭呀！唉！天啊！我……我……漢奸！漢奸！打倒漢奸呀！」

……啊！滿地是血呀！你們看啊，八百個頭都濺出血了！  
……唉！救命呀！救命呀！……」

「子秋！子秋！」

從噩夢中醒來，看見淑婉正坐在床沿喊着他，他失神地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祇管睜開深陷的眼呆瞪着妻子。

「醒醒吧！唉！你太操神了，剛才你喃喃地不知說了些什麼。……這兒是一封縣長剛剛叫人送來的信。」

妻子把手中的信交給他後，便站起身去倒滾水。他茫然地拆開信，信上面是這樣兩行潦草的字：

「茲捕到土匪八名，請即到案爲勞！希如。」

「土匪」兩個字就如兩條毒蛇，直奔他的喉嚨，使他暈眩了，他掙扎着立起身，可是，眼前又是八百個血淋淋的頭顱向他迎面拋擲過來。……

「啊！我沒有命了！土匪！土匪！爲什麼土匪是殺不完的呢！……」

三十，一，十八。

◎ ◎ ◎ ◎

（接第7頁）處，皮面分開，皮膚微微的向外捲這個厲害手段，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博得不少的喝彩聲，後來陳濟生，也打得心軟了，遂大家同意的散開，解了反縛，把她關在房裏，有的回去傳播消息，有的到東甬那裏去找個結論。

菊英在黑暗房子裏，與其說是尚有知覺，不如說是半身麻木，一味絕望，也沒有什麼較具體的思想，只希望早的死去，一面懷恨她的母親，不應該把她嫁到楊樹村來，她朦朧中好像，聽見長康說要代她申冤。

好心的李七嫂，得了許可，送了一碗稀飯進來，她也不想吃，只喝了兩口茶，他們不許人家給她穿厚一點的衣裳，要她穿着有血跡的單衣過夜，好像冷氣會好好地教訓她爲好人似的。

深秋的夜氣，漸漸的凜冽起來，冷氣直逼進受傷者的心坎，實在忍無可忍了，傷口又逐步發起熱來，像利刃似的作痛，迫得菊英想狂叫，但已啞的喉嚨，什麼也呼喚不成，一時像動物園中的野狼般在四壁打轉，但她浮腫的腿，走不上幾步，就受不住了，忽然她好像有所悟，又好像已得報復的方法，心理和行動，也頓時安靜起來，坐了片刻。此時萬籟皆寂，因爲全楊樹村人，都在做着日間得意之作的夢，只偶然聽見隔牆的響聲。

第二天早晨，一羣暴客又想來做得意文章了，開門的時候，只見見大花板的橫木，掛着一個冰冷刺骨的木頭，像木頭裏的人物，一齊發出一個，「唉呀」的聲音，沒有人能再下一句論斷的話。

卅年六月十六日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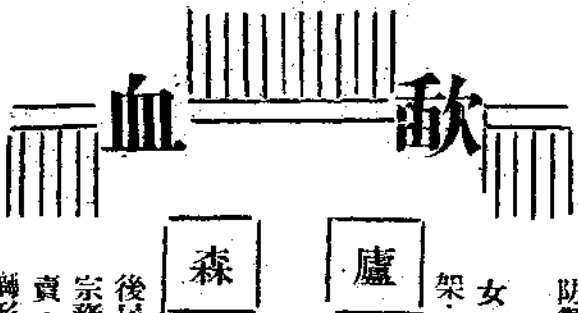
虎形祖墳右邊的摘星樓前，幾天來黃氏家族挑選了男  
女壯丁挖掘了幾條壕溝。

金雞鄉的大地，明顯地交上了惡運，咬住了牙根，仍  
不能忍住鋤鐵恨命的挖掘，每落一下鋤鐵，「咚咚，督督  
……」宛如發出痛苦無告的呻吟。

這兒，依地勢看來，正在虎形的  
鼻子上，要是在平時，誰在黃氏開基  
祖墳前後剝一塊草皮去補圍屋或填新  
塚，黃族的男女老幼頂着「動土折丁」  
的理由，必然地，老虎般的裏紮着拳  
頭，執着舊式的干戈怒吼起來，要把  
那在始祖墳上動土的人生吞活剝似的  
……

這一次，他們自己在祖墳恨命地  
挖掘壕溝，那泥塊紅得像珠砂，奮箕  
，竹籬挑送出來，堆在青綠的草原上  
，在對面石樓的砲眼裏看去直等那鼻  
上受了創傷冒出來的鮮血，然而這注  
血愈冒愈多，愈流愈長，像打傷的山  
獸，更兇殘，更瘋狂地撲過來，要把那座石樓俯回地吞到  
肚子裏去，治療它名譽的污辱一樣。

這座石樓位在張家的祖祠前，大鏡頭似的，從地基到  
瓦簷，全是花崗巖的石塊，和着糯米飯的砂灰壘砌起來的  
，外牆約莫有五尺厚，周圍開有砲眼，外表塗着去是巨型



的碉堡，考查起來，張族的祖上，築石樓的用意也是這兩  
點：第一是點的與堪先生呼地形爲「獅子滾球」，面前建築  
一座圍樓，將來財源滾滾，富貴榮昌；第二是他的祖宗強  
悍好鬥，有事口頭不能調和，即動用武力解決。有了這兩  
種宗族觀念的理由，這「危樓」在五六百年前便具有現代化  
防禦工事的姿態出現了。

樓有三層，現在裏面有百多副大小炊具，四五百口男  
女，出入僅有一座總門。水井，菜圃，牲口，以及瓜棚豆  
架……件件俱備，只要糧食，柴草囤儲充足，半年不開總  
門，與外間斷絕來往也不是極苦事，聽說清朝是洪  
楊之亂後，流寇圍困它三個月，張族的人不光是老  
幼安然無恙，而且還憑這炮眼架着保衛的土炮轟出  
去，消滅了好些長毛賊。

金雞鄉是劉氏先入鄉的劉氏的，祖先落居在金  
雞嶺下，就起了這個名稱，黃，張兩族到現在已是  
後居上了，劉族論人丁發達得緩，講富貴，世代繼承了祖  
宗務農的遺志，雖然起初佔據了廣袤的田地，一代代的變  
賣，漸漸地縮小；田契，山字，到現在已大部份起寄放到  
獅形虎形的裔孫那兒去了。

黃，張兩族，向來吉凶慶吊不相聞問的。自從黃星初  
南洋商戰勝利，人們背後將他的名改上一百萬的代名詞  
後，兄弟叔姪叨他一手提拔，扶持，接濟的委實不少，雖  
然摘星樓建在祖墳的左旁，族中的父老，半句批評阻撓的  
話也不放話說，粉壁潔白，雕花畫草，油漆混金，六層樓

聳入高空，在夜間看去，那巖台的塔尖，亭頂伸向着天的每裏裏，眺望上去。彷彿有手在摘星似的，以是便取名爲「摘星樓」。在這金鷄嶺下，自建了它，襯得遠年在風塵中暗淡的石樓，僞傲了幾百年的雄姿，好像尙備着，受了委屈，自憐身世古老和寒微的老婆婆了，財增人威，威蓋鄰厭，黃張兩族的情感，只見天天惡化。

這次，黃星初學受張文卿的誣賤，污辱，在鄉公所裏，衆目睽睽之下，張文卿居然拍起檯來罵他：

「我不承認你們是虎形的子孫，殺死了我的狗，簡直就是瘋狗，毫無理性的動物，狗和狗自相殘殺……相罵沒好口，黃家的族望黃星初也板起臉孔回敬：

「……你這瞎眼睛的，一向橫行鄉曲，不識羞你方是狐羣狗黨。我非把這羣狗黨斬千刀不可……殺個狗血淋頭！」

「你這惡八蛋，誰是狐羣狗黨，到南法賣屁股賺了幾錢，回來串同奸商囤積居奇，專門收買一般無賴……你想來謀刺我，故先滅了我這條狗！」看，請你來試試我的雷火風！」（張）非把摘星樓削爲平地，我就不姓張。」

張文卿用力的執了一下胸膛，隨即打出一個掌把頸項一橫，樣子是刀來頸頂，表示負責說的話，黃星初本是商場出身，對於官場衙門的常識不及那訟棍張文卿的，同時給他以「囤積居奇」的罪名不及提防的打過來，一時間有點摸不到頭腦，但是，心頭的怒火燃燒，眼睛發出紅燄燄的光來。張文卿勢饒更猖獗了。

「……別以爲有兩個刮痧！」（註二）實在我看你不及我

那條狗。如果不將我的狗交還，瞧你死在我的指甲裏，還是我死在你的刀下……」

黃星初在這大庭廣衆間，着實受不住了，「」的確的，他在三十多年來，到處受人贊揚，說好話，賠小心，從前因爲在鄉間偷了伯塘家一隻南瓜，遭罵後負氣挺而走險，而今滿載榮歸；想不到遭這位無賴罵得狗血淋頭，終於手足並下怒噴出一聲巨吼：

「殺！右手恨命的望張文卿處空劈一下。」  
「殺！」一模一樣的也演變着空劈一下後，那更大的回聲從張文卿的喉嚨裏噴回來。

黃星初排開了七嘴八舌勸解的鄉長和紳耆，壯碩的影子，以數年來說有的矯捷走出去了……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張文卿失去了一條跟隨他將近十年的一條黃雄狗，這條狗他在一次赴縣的途中，一路尾追他的後面跟回去的。他在那時是管理蕪管，爲了鄉村的農民受人唆使紛紛的起來抗租，他帶了一封堂姪的信去見劉縣長；他的堂姪張×那時已升爲第又軍第又師長，和劉縣長是大學時的同學，所以縣長極力幫忙，把這些受人煽動，利用起來抗租的農民壓制了下去。那條狗就是那時跟他的。

俗語說「豬來窮，狗來富，貓來戴麻布。」

從那次以後，張文卿取得了族人的信任，凡是族中有大小事情，必先去投報他，他雖然識字不多，但他的主意却不因他的學歷淺陋而受了限制。譬如呈文吧，你朗誦給



他聽了以後，那件不對的，或許應該加強訓練的，馬上便指出來，如果依他的意思更改，十次有九次是通行無阻，並且還可能換勝利左券。丁替人消災，得人錢財是很應該的，張文卿因此便財源廣進了。

那條狗到了張文卿家，已是擇到了好主，主人極上每有肉吃，骨頭和剩餘還有誰和牠均分？主人的人息好了，家裏的人也清閑了許多，初去時毛護裏有狗蠅，白蠅，張文卿彈着舌說：「唔，狗瘦主人羞呢！」經過了幾次的梳洗，蠅和蟲都被肅清，黃毛才滑溜滑溜發亮。而牠天天殷勤地跟隨着出入，宛如隨從的勤務兵，張文卿在那時已起牠一個名字叫武從了。

武從挺靈敏，夜間誰在他的門前躡手躡足地走過，他一定醒來觀察動靜；就是日間有隣家到來，牠亦在他身後跟隨着，放出監視的目光，如果你拿牠主人的器物，牠就「嗚」發出禁止的聲音；如果你不放回原處，許是要拿出門去，牠就扯住你的褲筒。……同時，牠對於來客要是衣衫襤褸或是不整潔的，牠便張牙狂吠；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牠便以鄰居的態度去監視他；是以凡是到過張文卿家的人，無不贊揚他那條狗，說是一個勤務兵都不能及牠。

張文卿到外頭去會客，客人中有識狗相的說武從前腳短後腳長，闊胸小腹善走路，耳尖是聽覺一定靈，尾捲左者能輔佐主人之謂也，況且人人都知道的：牛尾要長，狗尾要需短，武從又吻合這種要求；鼻頭天熱不冒汗，要是入山打獵，那灰塵不易防碍牠的嗅覺；且嘴短了深，一經

牠咬住野獸必不易脫脫，……牠的主人對於這些相法，肚子裏都有具體的事實作證，所以每次高興地靠在椅背上，笑得挺滿足的神氣，眼睛眯成一條線。

「武從的好處你們總有不知道的，譬如，每天睡覺有一定的地方，從來不妨礙人們的工作，而且我沒有睡覺，牠總是守候着，一定要我吩咐了以後才敢走開，有一次我忘記吩咐，整夜守在床邊，以後我夢回才發覺，心裏實在很不好過呢！」

「還有，牠吃食物是很謹慎的，我沒有吩咐牠不敢下咽。丁不過，我每天叫傭人買四兩牛肉喂牠，現在一元錢四兩，還是一樣，我覺得這是有代價的，自從牠來了以後，荷包從來沒有空過，差不多所謀皆很順利啊。」

眉毛揚出得意忘形的神氣，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抗戰爆發了以後，張又又師長在保衛大又又英勇地打了很出色的仗，升了軍長，在這個縣中令人十分注目了，又又縣縣長上任以前，在「入鄉問地主」的人情世故的常理下，誰都曉得張文卿是張軍長的底望，族裏的事情軍長很倚重他，是以都登門拜講，請示施行計劃，雖然這請示是客氣之詞，但是張文卿有什麼要縣長幫忙，縣長是不敢不替他辦到的了。

禁煙，禁賭縣府是奉上官的命令要依期禁絕的，而他則在石樓中指定地方，派人員張燈設桌，當地的區長自然是眉開眼笑，伴作不知。要是外邊攻擊得太厲害了，縣長也會派縣警隊來搜查，可是一面派人一面又用電話或函件

先行暗地通知，吃虧的只不過是一任縣府派使的隊員的腿子白白地空跑一頓就是了。這樣，在縣政府方面盡了職責，在人情方面也說得通，而在他處破案處罰他們又沒得着目。

因為節省消耗禁止迎神賽會，而金鷄鄉要演戲酬神了，只張文卿的答應，搖一搖這鈴，不但昇平的景象一樣鋪張，且會從縣府派警隊來維持治安。「張文卿的話靈過祖師」幾乎是異口同聲四隣周知的事。

黃星初是他所討厭的，同時黃星初也不會不討厭他。他約束黃族的青年不許到石樓裏去吹煙賭博說：

「這是沒落，沉淪的歹土，鬧成揚州夜市。胚，那膽頭不拉出去，地方是不會安寧的……」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黃星初約束族中青年的話，多多少少都闖入張文卿的耳朵裏。他也把黃星初的隱秘報復似的暴露了出來。

「……這真是狐狸不知尾巴下臭，……以箭筒放在羅親家五千瓶火水。後又囤積二千五百包米，直到四五月全縣飢民叫苦連天時，才以高價出售，這是什麼？這奸商非我張文卿教訓他不可，讓他來管管胡椒還是辣醬！……」

張文卿的話并沒用保險箱保險，也頗送到黃星初的耳朵裏。他倆的仇恨愈結愈深，而一殺好事的遠從中製造空氣，以博得多賞點特務獎金。

在這個時候，張文卿家的狗，一晚忽然失蹤了。

一天，兩天……都沒有回來。

張文卿對武從的失蹤氣得鬍子根根像鑽子。命令鄉公

所負責找尋，更暗地派遣無賴探訪，說是此過有路，狗失自然有原因，一定要將原因偵探出來。

「打狗欺主。豈有此理，那些混帳簡直是欺我。不，他想來謀害我！謀害我！」

偵探的消息雖然各不相同，然而歸納起來似乎有點眉目，有人看到武從和黃星初家的母狗曾交尾一次，說不定就在那次以後再登報被俘虜去了。

愈往下想，愈覺得可疑，在「三人證集成體」的推理下，黃星初成爲主使兇手的嫌疑犯了。

張文卿氣得心臟膨脹，在失蹤的武從沒有回來之前，仍極力壓住憤懣，希望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到了第四天遂依鄉長的計劃全鄉滿貼尋狗啓事：

鄙人於又月又日晚失去黃狗一隻，名叫武從，耳尖，尾短且向左卷，嘴深，前腳短後腳長，腹小，胸闊，身材高大，體重約三十八斤。如有親朋知悉下落報知因而尋獲者，奉送國幣五百元；親自索回者願以國幣一千元酬謝，此款以行，決不食言，立賞格是實。

立賞格字人張文卿又月又日

這賞格貼滿了四鄉，因酬謝金高，頓增加幾分嚴重性，劉氏族中有人很不滿的在議論：

「張文卿失了一條狗，比我們孩子失蹤還要嚴重喇！」

「陳阿佛賣子，才一百二十元呀！」

「王清妹十八女，聘金五十元還沒人要。這個年頭，人人都說：寧添一斗莫添一日的哪。」

「真是窮人命不如富家狗呵！」

「誰能夠及牠，牠每天照例吃四兩牛肉，我們從元旦到端節，端節到中元節，以後又是除夕，說句聯以自慰的話：也可說是初一，初五，月半，三十都有肉吃呢！哈哈……」

「現在的年頭，是有錢有勢人的世界，一條狗的值一千。五百算不了什麼的！」

談論的結果，那個劉發秀的便提議，密報武從是被囚禁在黃星初家中，希望得酬金五百元。

張文卿好像命根真的在黃星初的指甲裏似的，特地派人前去拜謁，叮嚀話說得要客氣點，請他幫忙調查。……到武從回來才和他算賬。

那黃星初有感於詭告的污辱，向來人斥道：

「張文卿看我是什麼樣人？疑我會幹偷狗吊狗的事，他無非是輕視我黃星初；你回覆他，我黃星初向來不與狗來往，倚恃狗連作惡爲非的，像這樣真所謂狗徒……」

這話由拜謁人報告給張文卿了。他宛如火上添油，兩眼燃燒着憤怒的紅燄；金鶴鄉鄉長召集紳耆窮究這案件的座談會時，張文卿就採取了報復主義了。

張鄉長原擬圓滿解決的會場，被兩位主角見面之下，不幾句便鬧得天翻地覆，一場械鬥的悲劇反而開始進行排演了。

黃星初受辱，喊出了一聲負責的「殺！」張文卿決不示弱的回敬巨雷般的「殺！」以後，事情分明鬧翻了。摘星樓如同有大吉大慶的請了全族男女壯丁宴飲，黃

星初把受辱的詳情加強語調說出來，全族人聽了沒有一個受得了的。個個擦拳磨拳，要和族長出這口氣。

各人家中所存的刀、槍、劍、戈，各色各種武器都集中在摘星樓，在樓前即自動工開築壕溝，每個壯丁上工的俱發雙倍工資，所以成效特別顯著；同時又派人到鄰近雇請專長國技的拳師，整天整夜摘星樓上燈光澈夜不熄，樓板也得不到休息，叮叮地發出痛苦的淒叫。

張文卿亦召集男女壯丁在張氏宗祠裏說黃星初爲富不仁，看吾族出了軍長，恐怕將來不能固積居奇；造摘星樓時就說我將來要剝平這礙眼的石樓，你看他敢築壕溝打是這個主意，如果我們的石樓在長毛時沒有毀滅，現在才被這土豪剝去，真是無顏見我們的祖宗。況且這石樓是吾族的總命脈，大家不願意軍長塌台，被他毀滅，一定要起來自衛……

男女壯丁個個都有滿臉熱血的，經這煽動都義憤地矢志和黃族來個第三次的格殺！

張文卿想到上代和黃家械鬥都是勝利成色較高，這次恐怕要被黃星初的臭紙幣壓倒，請將不如激將，真的，張家子弟兵被他一激，都主張以蒸糞來購買硝藥，星夜集中武器在石樓裏，大家都不要報酬，而且還自由認捐……從此，路上的行人漸次少了，試土槍過山龍砲，磨刀擦劍，金鶴嶺下瀾漫着愁雲慘霧。

這兒是接近南海，接近前線，接近敵人，這兒的民性勇悍也接近僑民的好鬥性。縣府聽到了這消息，薛縣長親自率領了保安團隊廿多

名前來調停，到張家時壯丁一窠蜂似的喊殺，到黃族時各執干戈喊殺，嚇到薛縣長的面目口呆，趨趨不前。鷹在天空中唱着戰歌，悲哀大屠殺，大流血的日子將來臨了。

還有那烏鴉啞啞的在金鷄嶺上，整日在盤旋，彷彿知道人間的盛衰爲他們安排了。

薛縣長爲這件治安問題苦惱得什麼也似的分別呈報省政府當局，及鄰地駐防的正規軍隊……

×月×日晚，月亮思量似的看着大地時，張黃兩氏的祖祠裏，陣勢堂堂，個個怒沖沖，雄赳赳，香煙裊裊，殺氣騰騰，在祖宗的座前禱祝，張族由張文卿監督，並將雞割血滴入碗中，每個壯丁依序微吸，這是同盟示信的壯舉，黃族也是一樣在歃血。以後大嚼豪飲，因爲雙方訂定械鬥的日期已將到了。

而黃族所不同的就是：黃星初對眾頒佈，械鬥受傷的領藥費伍百元，不幸成仁的撫恤壹千元；能將敵方腦袋搬回來各獎壹千元。——這條例宣佈後，黃氏宗祠裏壯丁，恨不得馬上前去砍幾顆腦袋。

第×集團軍部×部團長奉令調派前線增援，沿江必經該縣。最近敵人爲了搶劫物資，解決內部的危機，又向沿江各縣騷擾，薛縣長爲了這事即親自跟他商洽，意思是：先行和平解決這金雞嶺的內爭，以免民衆的血白流，到了魔帳下明琪地說：

「金雞嶺的民性勇敢好鬥，說起來民衆的武力也着實不

錯，可惜向來被土豪劣紳所壟斷利用，成爲私人的惡勢力，是以政治力量很難打破，……」薛縣長的建議，在這嚴重行將火併的當兒，促他們覺醒還是十分需要，但是，不能全以武力，但又不能沒有武力……

×團長痛心地说：

「這是國家民族的不幸，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先將這件地方醜事妥爲解決，移民衆武力對付敵人。」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和薛縣長各騎一匹馬，全團弟兄開拔到金雞嶺來，正是黎明時候。

整個鄉村陷入在不安的喧嘩裏。

×團長安排好了陣勢，投刺拜謁張文卿和黃星初。黃星初得到暗哨報告大軍到鄉的消息。以爲張文卿利用張軍長的威名請來的援兵；而張文卿又以爲黃星初賄賂鄰近軍隊的結果，各各懷疑，恐懼，一直接到哨片才鬆了一口氣。

×團長威儀很好，十分誠懇分別加以解釋，說是完全出於誤會，並以今日國家民族垂危的時候，尤不該互相械鬥對消力量，致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大道理解釋得挺明白。而薛縣長也說在今日應該化私人的仇恨，爲國家民族報仇雪恨方對……

「爲了一條狗，而釀成人禍，慘劇，那才對不起上代的祖宗呢！」×團長沉痛地说。

「現在，你們不明白張文卿的狗跳，黃星初也是不知道，完全是人們胡亂的推測，或許還有一部分挑撥離間的

(移下第37頁)

做

父

親

的  
終  
結

超  
常

夕陽發着金黃色的光輝，愛撫着錦江滾滾底波濤，它像一個自由的歌手，雄揮地歌唱着，流向遠方。

數千年錦江以萬二分慈和底態度，來養育她善良的兒女，可是，在今天，它以深黃而激憤的面頰，歌唱出中華兒女們的堅忍與苦難，呻吟與怒吼，日日夜夜用着諧和的旋律，諄諄地告誡着它的兒女，忍受，忍受……準備挺起胸來復仇！

在錦江的山城內，有一座被稱爲洋學堂的古老建築物，二十年前原是一所北帝廟，這裏除了屋簷下面爲風雨和日光所不易侵蝕和照射得到的牆陰外，還留着一些淡淡的粉壁，及還有那門額上缺了筆劃的「紫氣東來」四個字還隱約地看得見。在山門兩旁的鐘鼓樓，和裏面北帝的閣子，都是

用青磚砌成的，在樓閣上的瓦面裏，滿生着蓬蒿與一些蔓生的植物，斑駁的舊色，足能代表這廟裏的年紀。

廟內正座的左邊底一個房間，算做教員室外，其餘的一個和兩旁的兩個側廂，放着幾排粗木的小桌椅便是教室，每逢陰溼天氣，教室裏飄灑着泥漿，蒸鬱着霉腐的氣息，用蠟殼鑲成的窗格子，現在已零落得不成樣子了，到處都補貼了許多變色的廢紙，但這仍不能擋陽光的驚，因爲門和窗都像腐蝕了的棺材板那樣陳舊，脫了縫，裂了碎，總之，這一座陳舊的古廟，一年又一年地庇蔭着不少淘氣的小學生。

校舍是如此，裏面的教師們不用說便可以知道是如何可憐的人物了，他們成天的工作着沒有娛樂，沒有休

息，並且還要隨時隨地思考着用最節省的方法把菲薄的薪金支配到各人的生活用途上去，來養活自己，妻子和孩子，每天他們盼望着發薪的日子到臨，默默地祝禱着加點薪金，所以他們在這樣貧困的生活下，在幾年之內，便很迅速地把他們的生命消耗得非

常衰老，臉皮枯瘦，顏容悽淡。  
一二年級主任陳家暖，是個廿五歲左右的人，身軀生得有點矮小，臉相也很難看，濃密的頭髮低低地生着，在那髮角看去，像是壓在眉毛上的樣子，因此所謂前額的部份，在他的臉上幾乎是沒有的，鼻子眼睛看不出什麼輪廓，扁平的嘴唇是厚厚的向外翻着，並且因爲太厚的緣故，所以永遠是微張的形狀，使他時刻顯出呆笨的樣子，在他這副尊容上，你便可以

## 結終的親父做

默然的知道，他的個性是如何的誠實了。

他自從畢業於師範學校以後，他辦小學教員的職業已經三年了。在他讀書的時候，從書本上，從教員的嘴裏，他深信着做教師是如何神聖，有益於社會的事業，可是當他踏上講台以後，他的信心便很快被現實粉碎了，在他的面前坐着數十個野馬似的小孩子，淘氣而不可理喻的，除了一些聰明的孩子以外，大部份都蠢得像豬一樣，往往今天教他們認識這個字，而明天他們又忘記了，等到家裏重覆地寫到黑板上的時候，有的仍還呆呆地對他睜着慌張的小眼睛，同時那拖出來的鼻涕往裏面一縮，一聲不響地坐在那兒，當他查問前排的功課時，後面坐着孩子又打起架來，到後面去制止的時候，前面的又滾翻了，他們在課堂里隨地小便，爭奪旁的物件，哭和打架，這就是家裏整日週旋着的工作，也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應有的一份事務，他彷彿變成了一羣野馬的牧人一樣，用僅有的精神來應付這無盡的糾紛。

他想盡種種應付的辦法；他要求分班，想把自己的精力能夠集中起來，可是事實上怎能辦到呢？於是他漸漸地暴躁起來了，心里充滿了忿恨，除了叫喊和呵叱來厲行他的職務以外，他還有什麼好的辦法呢？所以不論在課堂在操場，他總是漲紅了臉在叱罵着。

過了一年以後，他漸漸已不再這樣的忿怒他習慣了，他好像變成了一個非常陰鬱毫無生氣的動物，他教授的方法也大大的改變了，非萬不得已的時候，他不再高聲叫喊，用哀求的口氣，使孩子們安靜，因為他那時自身已有更嚴重的問題來麻煩他。

娶了慧端以後，他覺得漸漸窮起來了，又要養活母親，又要養活妻子，纏綿的恐慌和威脅，時時在他腦子裏打旋！隨着時光慢慢地流去，慧端的肚子也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家暖呢？他覺得更麻煩了，但是每當着他洗着大盆衣服時，好像一把利刀刺着他的心！並且他現在煙也不吸了，他再也沒有資格去上茶樓，他那種未來『父親』的神氣，自然而然的顯示出來。

因為要節省的緣故，慧端每天只買了一點肉類回來，於是在吃飯的時候，總把有肉類的菜擺到家姑與家暖的前面，而自已只吃點青菜便算了。家暖很曉得他是在那裏實行，從口上減省下來的錢，預算將來給孩子用的，於是他憂鬱的額紋，便又加上了一些霧似的愁雲，深深地滲進他的腦子來。

再過幾個月，秀兒出世了。

貧困的生活，已完全包圍在他的家庭中，身體的衰老和年齡完全不相稱，他讀書時代的希望和活潑，早已消磨得乾乾淨淨，他不大談話，連詛咒命運的怨言都不大發，祇有每天像一隻工作過着的耕牛一樣，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學校里，用失神的眼光，看着那些無知識的小孩像一架留聲機似的一遍又一遍地講解那爛熟的課本。抗戰開展了，雖然他們還很安靜地在後方生活着，可是內地的物價日益高漲，經濟的困厄，佔據了他全部的日子，他躊躇着如何應付生活，張羅着自身的衣食，全家的虧空。

雖然他生活是這麼苦，但是他還堅決的忍受着，或者他默默地自慰着「我的工作雖然苦但是我的工作精神而偉大的！」

在最近的一個春夜，秀兒害了病，可是家暖的薪水已沒有了，而首飾早已當得乾乾淨淨於是家暖不得已，在迷濛細雨的夜里，出外去借點錢來醫活他的秀兒。

夜，是這樣的黑暗，黑暗……一片茫無涯際的黑暗呵！他眼前是一片漆黑，路是泥濘的這一切好像陷在放在他的前面，錢有什麼辦法可以借到呢？他的心跳動的，他的呼吸是窒息的，窒得喉管被人攔住一樣，然而他終於忍耐下來，含着淚，忍受着這來臨的苦難。

隔壁的鐘敲了九下，沈重的聲音緩慢地在慧端的心上敲着她吃驚地抬起頭來，停止了工作，把眼睛掉到房門那邊，看門依舊敞着，沒有人推開，她傾聽着門外有沒有腳步聲，再聽下去，也沒有人插門。

她低低地嘆了一口氣，眉頭一皺，然後又把眼光嵌在床上偷偷地看着

她病着底秀兒，清冷的眼淚，從她眼眶里流出來，痛苦地，被悲慘的命運磨折着，真的這搖擺不定的窮困底命運下，她的生活是淒涼而又苦楚的，她無從預料到明天將來是怎樣的日子。

時間無限地延長，她的手却變成遲鈍起來，她家暖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呢？難道錢沒有借到嗎？她這時還在街上奔走嗎？這是很可能的，他出去的時候，說過借錢的事情恐怕沒有把握，因為他所結交的朋友，都是靠薪水來吃飯的，他們自己感到經濟上的困厄，那里還有餘力來幫助別人呢？她想的，借錢的事情一定是失敗了，但是兒子有病，沒有錢來買藥吃秀兒是好不得來的。

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她覺得頭隱隱地痛起來，以前她原是強健的，但自秀兒出世以後她的身體就一天天的衰弱下去，她覺得她突然變老了許多，臉上的皺紋也一天天的加多了，她最近又得了頭痛病，她稍微多用一點心思或多勞苦一點，頭就會痛起來，可是這情形她的丈夫是不知道的，她害怕引起丈夫加多一層的焦慮，她自

已也很明白，這樣支持下去，是不行的，可是事實上終於支持下去。

家暖的母親仍和平日一樣，盤着腳坐在暖裏的床上，合了眼，微翕着嘴唇，順手數着念珠，她習慣地在寂寞的時候，將自己的思念凝集在觀音菩薩的塑像上，倘不是這樣，那麼她自從三十歲守寡的時候起，她生活的艱辛也許早把她的生命毀滅了，所以時時刻刻能安眠着她的恐怖只有念珠了，她使她拋棄了一切的思念，把自己的精神完全集中在菩薩的身上，一切人間的痛苦，便會完全忘記，所以慧端的痛苦，除了家暖以外，是沒有人同情的。

「媽！我要喝茶」害病的秀兒，突然這般無力地喊了起來。

「退了燒嗎。別打開被窩來又受了涼」她說着便在茶壺裏倒出了一碗微溫的山茶來。

她撫摩着她底兒子的面頰，心裏不禁靜靜地急劇的跳動，秀兒的臉是那麼熱，燒得像火一般，她絕望地發抖，淚珠在她的眼角裏轉動着，她害怕，害怕這場沉動的病會送掉她心愛

結終的親父做

底秀兒。

「秀兒，我累了你……」她抽咽的自語着。

於是她的心更加靜靜地跳動着，她的頭也劇烈地痛起來，在淡黃的燈光下，她玲瓏地倒在椅子上，眼睛像火一般的紅，而臉上却變成了蒼白。

「開門」爽朗的聲音從外傳來，家暖的母親一聽便知道是她的兒子回來，她急急地開了門。

「家暖」在她的音調裏充滿着聖潔的母愛。

家暖入了門，額上的汗珠和雨珠滴滴地流下來，他面色蒼白中帶點微紅，但兩眼却清明地發着光亮。

「錢借到了嗎？」母親溫和地問。

他的臉馬上變色了，好像一堆黑雲堆上他臉上來，他回答說「那個還有錢借給我呢？」

「那麼秀兒怎樣？」慧端焦急地問

「錢是有的」過了半響，她呆呆地說了一句，他憂愁地憤憤地繼續說「不過」順從袋裏摸出五十元的鈔票，慎重地遞到她的手裏。

「這五十元是那裏來的？」慧端失了

色的問着。

「慧」他不回答她的話，却凌凌地喚了她一聲他愁苦的看着她，他遲疑了半響，總長怯地說「是這屋子……」慚愧得終不能說下去，他聲音是那末暗啞而深沉，他望上一望窗外的黑暗的夜空，跟着坐一下。

呆呆地望着他，好像不懂得他的意思

「慧端，我不能忍着我的兒子白白病死，我今晚足足走了四個鐘頭的路程，錢總沒辦法可以借到，最後，走到佛地街的鄭財主這間公館，他才給我五十元，賣掉這間屋子給他。」他的心充滿着憤怒，憤怒得簡直和這民族仇恨一般深。

「唉！這個世道那有給我們便宜的？」

慧端恨恨着，昏沉的眼睛裏蓄着淚水，她的痛楚着，被一種形容不出的感覺，她疲倦地倚在床上，因為今晚太夜深的緣故，於是他們商議着明天請那一位醫生，兩個人的心里默默地沉着一下，又互相的安慰着。

晨曦，略帶灰色而又溫柔的天空

，不時還下着一陣陣綿綿的微雨，被描繪成一種暗黑的輪廓。

家暖起了身，眼圍紅紅地像昨夜沒有睡的樣子，他冒着細雨，懷着淒楚的心情，在泥濘的路上跑，當他講了醫生回來時，他又馬上跑到學校里去上課了。

第二天晚上，太陽剛落下來，在這靜寂的山城里，傳出了冬冬的銅鼓聲，斷斷續續的迴響着，炊烟纏繞着山腰里。

驟然間，房內傳出淒厲悲慘的呼喊。

「秀兒！我的好乖乖呀，醒醒吧……天啊！我的乖乖……我這樣的苦命，天啊！」

「慧端！你：你這樣啼啼哭哭做……做什麼呢？」

他走到床前，他摸着冰硬底秀兒

「那！完了！」家暖像發了瘋病一樣，野馬似的咆哮着「我……我的生命；我……我……」他的聲音漸漸暗啞而低沉下來了。

家暖在這樣劇烈的刺激下，病；



也終由這根源產生出來，病由感冒而轉變到傷寒，他曾在熱得不省人事中過了一週，他仰臥在床上兩頰飛紅，在燒焦的嘴脣時常發着聲語：『哪米！怎麼又賣到一斤了！』如此下去，我也無辦法了。『天啊！爲什麼我的屋子沒有了。唉！孩子又死了！』

慧端恐慌地流着淚，搜索籌措着醫藥費用焦慮地去請校長保留着總丈夫的位置。畢業在二十天之後，他可以起床了，他瘦得週身沒有肌肉，頭髮也脫剩了有限的幾根，他眼裏射出黯淡的光茫，又遲鈍，又可怕。

病雖然沒有奪去他的生命，然而，已經剝掉了他的智慧，病後他更沉默了，絕沒有提及病中的情況，他也不問慧端如何維持生活，成天呆呆的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用擴大而弛鬆的眼光，注視着一切。

『暖，你覺得怎樣。』慧端茫然地問。

『不覺得怎樣。』他無力的發聲的回答，他不笑不向他就不開口，臉上也沒有一點快活的表示他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裏，眼睛連瞬也不瞬一下有時

他也動一動筷子，擦二擦嘴巴，別的動作也沒有了，這沈默，這古怪的冷淡，使她感覺到萬分難受，她這溫柔極點的撫慰，必竟在她的腦海裏消失了。

總覺得有點氣沮，但並不懊惱，很熱心的服侍他，看他吃完一碗飯時，她又連忙把自己的飯碗放下替盛，第二碗。

『吃不下』他的聲音由低而啞。

她想起他以前一頓要吃三碗飯，更時常讓着比餓的情形，現在她覺得奇怪而且心痛。

『暖，你幾個月來沒有飛髮了，你的鬍子也太長了，明天去剪一剪髮修一修面罷，你的樣子太那個了。』

『唔』這聲音來得更冷淡，彷彿在夢中回答一樣，以後再問他簡直連唔也不唔一聲了，他只搖搖頭，搖搖頭，或者他有時像受了一個驟然的襲擊棒似的，全身一陣抽搐，這抽搐很快地又過去了，又恢復了靜止，有時，在二兩分鐘之內他就呼呼地打起鼾來他的神經顯然已經不中用了，像一隻破舊的鏢，偶而無秩序的走動了

幾下，他每天毫無聲息的躺在在床上，似乎患了瘋癱症，就是在六月的天熱裏，他也擁着棉被，清早望着太陽從東邊上升，深夜望着月亮打西邊隱沒，眼睜睜地讓日子一天天的過去。

這一種豬的生活，他已是沒有靈魂的軀殼他不知道是苦是樂，只是麻木的過着日子有時他成天坐在椅子上，好像懂懂着很多有趣的事情。『暖，你在想着什麼』，慧端抖動着嘴唇，忍不住去指拭她眼角的淚珠。

『不想什麼』他睜着她回答着『你記得起你以前的事嗎？』慧端絕望地問……

『我……我記得起，在我童年的時候，生活是多麼值我留戀與珍惜呢？』於是他又微笑了

他的腦子裏，幾乎像一張白紙，在這張白紙上，只有閃閃過童年的記憶，使他回復到幼年那樣地無牽無掛的生活，他的靈魂已解脫了一切的桎梏，他自身也不感到痛苦了。

○ ○ ○

天的一角扯起了絢麗的彩紗，黃紅色的雲流在優雨的舒捲着。

帶着微鹹的海風，拍動了靜息的海水，海水搖着微浪，微浪拍擊着船身，發出有節奏的，諧和的低吟，輕快地，安謐地配合了雲底流動，海鷗底飛翔。

那秋麗斜躺在船底一角，對優美的海景起了戀慕。她的唇角流出了舒適的微笑，水盈盈的杏眼帶着輕微的疲勞。

「船家，到汕尾還有幾海里？」一聲低音的沉嗓子劃破了靜穆的空間。

汕尾——這熟悉的地名在那秋麗的腦子裏勾出了模糊的輪廓。微顫的心情攪擾着這輪廓，使它變成更模糊底，凌亂底，直至成爲茫茫的一片。

近晚的海風帶來了涼意。那秋麗拉掩了敞開的領口

，感到了不習慣的，刺人的羊毛背心緊壓着胸口的不舒服，掠了一下被海風吹亂的頭髮，吸了一口冷氣，向多難底的大空嘆了一口氣。

彩霞褪了顏色的時候，海鷗停止了適意底，夢樣底飛翔的時候——夜底黑裙罩住了整個海面。

海水唱着神祕的夜歌，引動了旅客們更多的記憶——關於美麗的，樸淡的……造成了他們的臆造——淡紅色的，灰色的……未來的日子。

「到汕尾——不危險嗎？老楊。」從黑暗的角度浮過來猶豫不決的沉鬱的一聲。  
「是真的正經起來，那——不用想到家疑，就是沒有到汕尾，

# 海

「那——旅行們期望中的回答還是那麼猶豫的。——或許還要沒有把握一點。」  
「對華僑的招待還不差——老陳說的。」

「那也……」  
「老陳！可靠得住？」

# 葬

「要我保險嗎？那——你們的保險金呢？哈……我還不是跟你們一樣——聽——人——家——」

「說的。」  
「老陳，你不能正經點兒嗎？」  
「正心經？我要

也準會問個「半路」……」  
「說話總要敬個兆頭呀……」老太婆對老陳的起了不滿。

「X婆，那說的是我自已，我沒有說到大家。」  
「要是說到了大家——」  
「那準糟！」

夜靜着。  
燈光下，那秋麗的臉是美麗底，傲慢底。她半閉着眼睛，盡力的去整調她雜亂的思路；想把所有的印象綜合起來造成結論——但是不能夠。

「我真擔心……」又是一聲軟弱者的怨聲。  
「怕啥的？——軟來軟受，硬來硬擋！」在角落裏推伏着的漢子，受不了陰沉的氣息的緊壓，像炸彈爆發一樣的轟出了心里的話。  
「還是脫不了山巴氣（註

「哇里哇的……」

（註一）山巴——是鄉下的意思。

山巴？

「想裏粗外的……」

「好新文！我們等着有吧。山巴佬見了日本人，要是真的歇了下半截——就算沒種！」

住在半山巴（註二）的英國工人——阿路哥不顯氣的用鼻子看着說。他的說話似乎不會引起任何人的興味，但做慢而美麗的鄧秋麗却承認這話說得有分量。

（註二）半山巴——是馬來亞羣島 Kuala Lumpur 埠附近的一個鄉村。

「阿路哥說不好嗎？」

「要惹禍的……」

「你以爲？」

「我以爲——他說得真好。」鄧秋麗不經意的斜睨了發問者一眼。

「哈喇……我的娘惹（註三）我想你現在並不吃奶——是嗎？」

（註三）娘惹——是出生在南洋的女人，但男人却叫「哇哇」不叫娘惹。

「當然囉——鄧秋麗要是還吃奶，那她決不會說出這出色的話來。」鄧秋麗向着挑戰者回擊了。

「娘惹，我真替你擔憂。」

「關於到汕尾的事吧？告訴你——鄧秋麗決不會可憐得像你先生想像的一樣。」

「娘惹，你真了得啊。」

「娘惹嗎？——娘惹的鄧秋麗雖不會開過祖國的土地，但她決不會忘記自己是祖國的人民。」

「真利害啊！旅客們知道爲娘惹的鄧秋麗，不單是個好看的鄧秋麗，而且還是個怪有趣的雄辯者。」

夜更靜了。有幾個已在打着鼾。曾有過一陣興奮的鄧秋麗，倦怠的斜躺着。鼾聲中他在聽着娘兒們夢裏的迷糊的驚喊。

「媽呀……」

「救……救……」

歇斯底里的，恐怖的夢囈，給鄧秋麗看到了兇狠的，被襲的日本軍人的眼睛；攤開兩手在絕叫着的娘兒們……

「鬼！鬼！」

「啊……」

娘兒們的惡夢還在羞辱下，血的恐怖中延長着；鄧秋麗腦海里飄浮着的罪惡的泡沫也不能靜止的浮滅着。

「日本軍人不會像臆造中的那樣殘忍吧……」一個泡子浮起了。「要是真的……」又浮起了一個。

「你要忍耐啊——鄧秋麗。她閉上了眼睛。」

（註四）都是歐州有名的女間諜。

海水掀起紅色的波紋低唱着。海鷗又開始了閉通的飛晨禱開始了！哀怨的，帶着恐懼的韻音在滑過。

「感謝吾主！天主庇佑我一夜平安……」

求主真光照我神魂，指引我路，  
使我今日勿迷惑顛仆——不幸得罪，  
主速扶救我……亞孟……」

誦完了「感謝經」，耶穌的信徒們都得到了些少的安慰。

祈禱不能再延長下去了，他們懷疑了他們的「主」——他們騙了自己：昨夜並不會平善的過去啊。

「停船！」

「基理斯督……」

「停！」

「搶人！」

「啊……」

隨着驚恐的叫聲跳進船來幾個武裝的日本軍人。

「檢查！」

「檢查！懂？」

檢查的工作開始了。旅客們都心痛的看着自己的皮箱被劈開，自己的財物被掠奪，糟塌。

「這簡直是搶劫。」

「搜身！」

「不行！剝光你的衣服！」

「什麼？」

「剝光你的衣服！支那豬。」

「女人……」

「女人不會是兩樣！」

「你講什麼？」

「女人也得褪褲子。譬如你的老婆……懂嗎？」

「褪你媽媽的去！」

「你——罵？」

「是！我罵：我罵你畜生！」阿路哥被激怒了：氣虎虎的給日本軍人猛擊一拳。

「八加！你——八加！」

阿路哥在日本軍人的盛怒下被殺了。

「記住你……」當刀尖離開胸口時，阿路哥倒下去了。

「哈……你——好種。但，你已經死了。嘿……」

……在揩着刺刀上的血跡的鬼子猙獰的笑着。

「殺了人了哪——」

「媽噠——」

「鬼！鬼！」

「哈——哈哈——」

被扯開裹衣的女子在掙扎着，驚喊着；鬼子們摸着奶子哈哈拉拉的笑着。

醒睡着的鄧秋麗被驚醒了。她拉攏了敞開的衣襟，擦開眼睛在尋找被惡夢攪擾着的可憐的娘兒們。

「噯——」當她看到雪亮的刺刀插進一個用手掌打着行兇者的女子的小腹上時，她明白眼前的已不再是夢。

「噯！噯噯……躲着的呢……」

「住手！」鄧秋麗氣沖沖的揮開了一隻抓着她的襟頭。

毛手。

「兇的狠！好，褪下你的衣裳！」

「別動！你——鄧秋麗又蒼又氣的跳着。」

「我是日本人哪！姑娘，你是會話日本話的嗎？」

「啊！日本人！日本人都是扭歪着臉的？日本人都是這樣的嗎？唉喲……哈哈……」失去了常態的鄧秋麗儘是有意無意的笑着。

「你笑我……」

「對囉！不笑你笑誰呢？我笑你……」

「什麼？」

「噯，我的日本人！好東西……」鄧秋麗鎮定得多了，好像有把握的抓住了某種念頭。

「你們不會看見過春天里的雜狗羣吧？對，你們一定不會發見過；不然，你使不想學牠……」

「是怎麼一回事呀？」鬼子們都被鬧昏了；甚至正在剝着褲子的幾個也停了他們認爲最有趣的工作。

「但這沒有關係；你們總可看見海邊晒着的醃魚啦！醃魚之在貴國不是有大量的出產嗎？那很好，就是說：你們的尊相和醃魚是不會分出彼此來的……什麼？你們不高興聽到這些話嗎？那你可以歡喜聽關係我的戀愛故事？對囉，你們是歡喜聽的，歡喜得像擲着娘的乳房聽着催眠歌一樣的歌喜……」

「是怎麼一回事呢？」鬼子們被丟到五里雲霧中去了。

「娘惹鄧秋麗瘋了。」旅客們雖是被攪得像濁水里浮沉着的清水潭裏的魚；但有空都對失常的鄧秋麗抽出他們的憐憫。

「我的戀愛故事是開始在一個日本人熱情奔放的時候。我曾愛過日本人；日本人也曾在我的懷裏唱出他最美麗

的歌……但我得先向你們聲明：我愛的日本人並裝不出你們那副尷尬相！不會的，再也不會的……這樣，他該不被叫做日本人吧？不，他確是日本人，而不該的還是你們？」

「啊，你們覺得不好過嗎？」烏鴉看見雙飛的海燕是會被人喚出「醋」味來的……但，日本人：海燕是海燕，烏鴉終歸是烏鴉。你們想：烏鴉會不會長出健飛的翅膀來？會嗎，不會嗎？……那可隨你們的便！」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日本軍人都盡力的去理解鄧秋麗說的話，但使他們都理解不來的是鄧秋麗對他說話的態度。

「你們又呆啥呢？你們思鄉嗎？家裏有妻子兒女？你們不想她，想她？……啊，那對囉：你們是應該想念她的，因為她們都在想念你啊……願你平安！我的愛。」她們重複地說着，這樣的話；就是吃飯的時候她們也不會忘記你們啊……什麼時候回來呢？在物價高抬，收入短少的時候，我怕不能夠不吃飯的活着等你回來了……啊，你們夢里會聽見過像這樣痛切，熟悉的話語嗎？要是不會，那淒涼，陰沉的葬歌總聽過的了？相比下你們有着怎樣的感想？」

日本軍人個個都歇斯里的木立着！他們思念家鄉，也思念妻子兒女。

旅客們看着呆然的日本軍人；看着用圓熟的日本話講着的鄧秋麗，好像都忘了剛才發生的事，都忘了他們身旁的血污里有着「一具男屍和一具女屍」。

「噯：現在是不是春天呢？在這里怎麼老是聞不到櫻花的氣息——是冬天吧，或許是秋天；而，季候的風告訴我

們現在確實是櫻林漲紅的春天呢：怎麼？你們看見過櫻花？——看見過的，我想你們都看見過櫻花！假使你們不冒充日本人的話。

「噢，讓我看看——這才有點像日本人哪：我講過，而且我明白你們是看見過櫻花的，並且是常常——是嗎？但你們有沒有在櫻林下痛快的享過一頓豐美的野餐，唱過美動人的戀歌：都吃過唱過？——那好了，你們不會忘掉最動人的，最忘不了的一個斷片的：」

「櫻花是美麗的，但你們歡喜的是五色櫻呢，還是純一色的？——都歡喜？這是應該的，你們應該愛你們的國花，像我們愛着梅花一樣：」

日本軍人被一陣陣的鄉愁縛住了！他們想念妻子兒女，也想念繽紛豔麗的櫻花。

旅客看着日本軍人和善的，有着可憐相的呆臉笑了。

「你們是種田的還是經商的？你們都是善良人啊！家里都不苦吧？怎麼樣？現在你們懷念家鄉嗎？不錯，甚至一根草一朵花都使人留戀的，更叫人忘不了的是：清晨的花香鳥語；傍晚時候的團圓敘：……兒女的嬌嗔，妻子體貼的慰安……但是，你可看得見倚闌望兒的老親的淚眼，所得到半夜里妻子宛轉悲涼的啼聲？」

「阿……」日本軍人被懇切的聲音感動了，有的竟在滴淚。

奇怪的鄧秋麗……旅客們懷疑起鄧秋麗來了。

「啊……這是什麼地方？——唉，我的記性真壞，壞透了；我怎麼好忘記你們是被拋棄的一羣；被忘記，被壓迫

的一羣呵……你們聽過這樣的故事吧：有一回，鼠王下了一道緊急的命令，鼠子們接到命令後才明白貪饞的鼠王想吃到餡缸里的糖漿，但鼠王既然貪吃而又怕死，因此，他便趕着鼠子，要牠們跳到餡缸里去。聰明的鼠子們不願意，而有一部份獸頭獸腦的呢，牠們却勉強的跳下了餡缸。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你們想，在餡缸里被糖漿膠着的鼠子們可憐得多少麼可以……」

鄧秋麗雖然把他們比做「鼠子們」，但他們並不因此生出憎恨；相反的，他們似乎是感激鄧秋麗告訴了他們這麼一個恰切的故事，使他們可憐自己的身世，可憐得像可憐跳下餡缸鼠子們一樣。

「請原諒我——因為我大膽的把你們比做『鼠子們』——你們不恨我嗎？那好，朋友，現在我再提醒你：剛才你們已經做了你們不應該做的事。那時候，你們都失了人性！多怕人：我比你們——那時候的你們——是瘋犬吧，那也不會過份的：現在你們明白了吧：誰使你們失了人性，誰叫你們變成瘋犬？——我們應該大聲的說：那是日本軍閥！貪饞的，瘋狂的壓迫者羣。朋友，我們——鄧秋麗，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和日本的人民大眾都是被壓迫者：我們失了家，我們蒙了辱；但我們不能完全歸罪你們，這些，都是日本軍閥在作祟。朋友……」

「哈……你們笑呢？」從另一隻船又跳過幾個日本軍人。你們都迷昏了嗎？哈，來！我們平分春色……」

「唉呀！難怪啊……」有着毛茸茸的絡腮鬍子的一個，跌跌跔跔的跨進了船艙，伸着手想去摸他最注意的，鄧秋麗

隆起的胸脯。跟着他進來的一羣也亂沖沖的想動手。

「住手！鄧秋麗被穢惡的舉動激怒了。」

「呵呵——你罵我？用日本話來拒絕我？」

「我罵你：罵你是畜生！」

「你——你再罵：看我扯開你的……」

「別做夢！告訴你：這兒沒有在你們跟前出醜的鄧秋麗！」

「我——我偏要在你的身上找甜頭！」他莽莽撞撞的動手了。鄧秋麗被氣得一蹬蹬的在跳。

「八加！」

追着鄧秋麗的一羣倒下了，刺刀從背脊透過胸脯。倒下去的都回過頭去——只一瞬間：他們明白了，但都懷疑弟兄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啊——你們又殺了人。」鄧秋麗早料到他們是會這樣做的。

「偉大的中國姑娘——鄧秋麗，很對：，我們又殺了人，我們要殺絕他——這羣狗！」

「但現在怎麼辦？」

「都把她們丟到海里去，讓海魚吞吃了她們——狗。」

工作開始了——他們把被刺死者搬起，一具一具的丟到海里。到這是旅客們都明白了一切，有幾個竟在幫着日本軍人搬屍。

「啊……」當日本軍人發見了阿路哥和女人的屍體時，他們喊出了難悔的悲叫。

「我們不該把勇敢的，說話的用手指着阿路哥的屍體

；更不該把軟弱的」，又指着小腹上有着窟窿的女屍「我們不應該將他們殺害……你！」

「我們原諒你——因為我同情和善的日本人的。」

「啊：但是，我們已……不能……再……原諒自己！」日本軍人都低下了頭。

通！

當第一個日本軍人跳進海里去時，鄧秋麗叫了

「不能這樣！」

通！通！通……

回答鄧秋麗的是跳水的聲音。

「啊！他們都恢復了人性：」鄧秋麗感慨的說。

旅客們都呆瞪瞪的奇怪着這夢樣的故事。

海鷗飛低了，像在追悼着眼見的一切。

海水靜謐的唱着，唱着——唱着關於「海葬」。

一九四一·四·十三·汶上。

### 自己來轟炸

兩國交戰，大家都派了飛機去轟炸對方，所費不貲。其實，何妨大家講妥：各自指定了目標而由自己來轟炸自己，則效果相同而利益極多。至少可省去不少飛機的汽油，而且亦可避免不必要之損失。

春之晨，白霧籠罩了濠江，東望洋山上的燈塔，柿山的炮台，和那中央頂樓的屋脊，東亞底燈牌，都像溶雪似的朦朧隱約在白霧裏。從艙房底進門處向窗子望去，那白霧，宛如下了一張白色底窗紗。

「這樣大霧，我想你今天要很晚才得到達香港。」進來時忘記了把門關上，志平一邊關門，一邊說。這時甲板上底搭客，挑伏，送行的，賣東西的，像走馬燈似底忙著，聲音，也很混雜地吵嚷着。

「平常十二時便可到達了，今天，大概要遲一兩個鐘頭吧。不過，藍煙通今晚九點才開行，無論如何也總可以趕到的。」小蕓把手提箱放在小桌下，把同事們送的糖菓和水果，大包小包底堆滿了一小桌。

「假如航行得慢，便要在船上進餐，別一意固執着要抵達了香港才吃東西，餓瘦了，媽見着可更不痛快。」志平靠近小蕓，一隻手按着她底背。

「得啦，你忘記了嗎？上次和你去香港旅行，你硬要我在船上吃飽了，船駛出九洲，我就暈船，吐得多苦呀，把你底皮鞋也弄髒了，你忘記了嗎？這一次決不再吃了，

餓多一兩個鐘頭有什麼要緊呢，何況這次你又不在我的身旁。」她拿着一塊朱古力糖，送進志平的嘴裏。

「那末由你吧。不過，你答應我什麼時候回來？」他俏皮地擰着了小蕓。

「我也能夠早點回來，學校裏只准我兩個月假，密絲王也只能替我上兩個月底課，但是，母親不曉得病成怎麼樣，看昨天拍來底電報，恐怕不是小病吧！這樣，我怎能預定我底歸期呢？」想起可憐而且病着的母親，她傷感起來了，頭伏在志平底肩上，電氣過底曲髮蓋了志平半邊面。

她平日很樂觀，志氣也不庸俗，去年春天，她接到華僑中學底聘書，便把年老底母親，安置在江灣亡姊底夫家，一個人跑到澳門，過那清苦底粉筆生活，沒有多久，她忽地患了關節炎病，學校當局把她送進山頂醫院去，熱情的華籍醫生鍾志平很細心地把她由危篤挽回丁安全。本來這只是白衣使者底本責，原沒有叫人懷念底可言，但是，愛神之箭，却從此貫穿了他倆底心。星期六底下午，安息日底白天，他倆，常倚偎在「白鴿巢」的欄杆上，並着肩偷伴於公共場所中，陶醉地，眷戀着，兩顆心靈像春天裏的鮮花，由蓓蕾而開放，也快要由開放而結果。



今年，她繼續接受了聘書，他們倆，打算冬天來臨時，將營業新集作比翼底飛。然而，開學不久，母親病危，底底報來了，她不得不離開志平，回去探望她的母親。

她仍在志平肩上，良心有點自責，母親，大女兒死了，小的女兒遠走澳門，那風燭殘年，孤零零地寄居在亡女底底，那淒涼底歲月，是何等地難過的啊？她哭了，要拿淚來洗刷她已往的罪過。

「怎麼？小蘋！從來不曾見她哭過底志平，這時見她哭了，很驚訝地說。

「沒什麼，志平！我想起了母親，她過了那末可憐的歲月，我沒會盡過兒女底責任，我良心上有點過不意去。

「你現在不是回去了嗎？那已往的還想它做什麼？」輕輕地，把地伏在狹小底床上，抽出了手帕，揩乾小蘋臉上的底淚痕。「笑吧，小蘋，用笑來代替哭，才是藝術底人生啊！笑吧！笑，我要你笑。」兩手把着她底肩，出力地搖。

「頑皮底孩子！」小蘋經不起他底搖撼，嗤的一聲笑了。

「噹噹噹……」鐘號響了，由大艙而至尾樓，餐樓和餐房的走道，這是警告送行的，船快要開行了。

「回去吧，志平，船要開了。」小蘋催促他上岸。

「那末，記着到送了上海，馬上就寫信給我啊，要用快信，電報更好。」他仍舊捨不得離開，兩隻手緊抱着她。

「是的，我計算最遲不過十天，你便可以接到了我底

音訊了。回去吧，好好地等候，你工作的時間也到了。」

「唔……」他拚命地攏着她，四瓣嘴唇合攏得緊緊的，一直到鐵壁敲完了後。

「好了，再見吧……」志平戴上帽子，剛離了船，吊橋掛起了，船身開動了，他站在碼頭上，挺起腳跟，向着從艙窗裏伸出了半個身子底小蘋揮手，濃厚的白霧，很快地吞沒了輪船的影子。

一一

連接地下了幾天雨，山頂醫院周圍底草木越加長得可愛了。縱目鏡湖全景，煙雨迷離，這張美麗底畫面，假如透進往日底志平眼裏，許會寫出歌頌式的詩句，寄給小蘋，增加例假的日子裏低語時底資料。然而小蘋去後，他突然地感到了空虛，整個的心靈，都給懷念佔據了去。明知別離不過三天，小蘋還乘着「藍標通」在港滬途中，根本音訊就不會這末快寄來的，可是，每天二次底那拖了紅色郵卡底「摩托西古」喘着氣爬上山頂醫院來時，他老是跑到郵箱那裏望，不用說，他是一無所得地，拖着那對不大願跑的腿，扶着梯欄，一步一步的挨回寢室里去。而幾天來，接亂底心情，教他無心整理室裏底東西，心情已是接亂，進入那接亂底環境，越發使他坐臥不寧。

今天，雨還不停地下着，時或飄來一陣柔和底春風，志平由病室出來，兩手撫着蘸了酒精底棉花，無精打采地望寢室走，一進門，奇怪得很，那亂七八糟底東西給誰收

拾得很齊整的，起床時順手一推，被給摺疊好了，離了書架亂丟了滿桌底書籍，也一本一本底回復了原位，此外拋在床欄上，睡衣，紙筆和一切，都給收拾得比以前自己日常所收拾底更齊整，更美觀，還有，花瓶里插上了一束新開底玫瑰。

「小鬼進來收拾底嗎？」他自語地說。「不，那懶蛇底小鬼，從來就只揩揩窗桌椅，擦擦地板，招呼茶水的，別底都不管，那末，是誰進來收拾的呢？」他褪下手術衣，掛在衣架上，眼睛，儘向室內流覽。

從熱水瓶里倒出一杯開水，坐在書桌旁底椅子上，喝，嘴里又忙着哼那沒有譜子的歌調，是懷念心情的傾訴，抑或爲那奇異的事情而禱頌，他自己是分不出的。喝着，哼着，一張壓下墨水瓶下面的紙條，投入了他的眼簾，她手起來讀：

「你本來很講究整齊與清潔的，爲什麼這幾天突然變了你那良好的習慣？是我進來爲你收拾的，當然是冒昧，但你不要見怪。」

「D..R..?」他沉吟，思索，眼睛望着陰沉沉的天。

「呵！是了，蒂安娜·羅茜！」他想起了，是那葡萄牙藉的女護士，碧眼棕髮的姑娘。

他頭腦有點紛亂，朦朧地追溯已往的日子，——心裏寄托在小蘋身上底日子。這美麗底小鳥，眉目間蘊藏着底情意，曾對他有過纏綿眷戀底表示。不過，正爲着心靈上

有了寄託，並不會留下深刻底烙印。當志平心靈上正感到空虛時，却不妨心房上底另一角，燃起了這一把無意底火炬。

精神不大痛快，身體也有點慵倦，站起來，伸起懶腰，倒在床上睡着了。

春風掠過枕椰樹梢，沙沙地作響，雨洒淋着屋脊，流過下簷槽，發出滴瀝的水聲，志平覺得自己睡着的不是床，而是一艘快艇，正疾駛於南海的波流中。「去吧，向黃浦江上駛去！」他掛起了帆，順着風勢和流向，飛也似的向前疾駛。沒多久，「藍煙通」疾船給他趕上了，而且，也看見小蘋在向他招手了。然而那疾駛的快艇，却又無法制止，鯉魚翻身般，給「藍煙通」的機葉攔截了。

「小蘋，小蘋救我！……」他最先是浮游在海面，向着小蘋號叫，後來，昏暈過去了，彷彿有人把他救了上船，又彷彿小蘋緊抱着他，耳神經明明聽見小蘋在叫：

「志平，你怎麼搞的？」他醒了，真的醒了，抱着他的不是小蘋，而是蒂安娜·羅茜。

「你怎麼搞的？」蒂安娜仍舊抱着他。

「我在做夢呀，做一個很怕人的惡夢。」他覺得自己的頭枕在一條軟賦的臂上，左邊臉龐貼着了溫暖的酥胸，一股異常的香氣，刺進了他的嗅覺，耳膜上很清楚地聽見蒂安娜的心房的搏動。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地，在希望着這個姿態能保持較長的時間。

「我剛下班回來，打從你房外經過，聽見你在狂似的

叫喊，我以為你發生了什麼事呀，原來你在做夢。差點給你嚇死了。」蒂安娜說。走廊上忽然響着履聲，她恐怕有人進房來，急急地離開他。他也想起床，但是，頭却眩暈的很，抬不起來，依然跌回枕上，面部灼紅，呼吸有點急促。

「怎麼，鍾醫生？」蒂安娜見他那異常的樣子，忙按他的額頭，灼熱的有點駭手。「大概是受了涼吧？這天氣，着實容易生病的；難怪這幾天來，你大大的變了樣呀！」她把他的領帶除去，襪子也褪下了，張開了被，輕輕地給他蓋上。回頭，又忙着替他閉藥去。

三二

志平病了一星期了。本來原因起於神經的過度疲勞，得到適當的休息與治療，可也很快地痊癒了。不過，這些日子中，却弄累了多情的蒂安娜姑娘，她除了上下午值班的八個鐘頭之外，其餘的時間，都看護在他身旁，夜間的，她還睡在他榻旁的梳化椅上，留心地照料他病中的需要。她是那末地妥貼溫柔，那末地殷勤周到；志平的一顆突感空虛的心，將怎樣地感她而感動啊？

她上班去了，去時還替他搗了一盅橙汁，當志平把它喝完了時，小鬼送來了一封信，那熟悉的筆跡，一看，便知是小蘋寫的，急忙地把封套撕開了，抽出信箋，讀着：

「親愛的志平！」

泉州開進香港時，這一場的大霧，果然就要遲多兩個鐘頭才得泊碇。當晚，我下了「藍煙通」船，因為

當天起得太早，而又經過了半天的顛簸，身體有點不好過，下了船，也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上午，但那樣大的風浪，雖然醒了也不敢起床，究竟在海中，是碧綠的晴空呢，抑還是白霧朦朧？我是看不見的。

今天下午我已經到達了江灣了。本來上午我由輪船踏上了上海時，便想寫信給你，但是家裏的情形還不知道，而且，反正也遲不到幾個鐘頭，因此，我一直到了家裏才寫信給你。我想，這幾天來，你許很焦急地盼望着吧？然而，這時已經讀着我底信，也可以安慰了。

母親的病，醫生說是胆石症，發痛起來時是很辛苦的，每天，也有一次以上的發作，原須手術治療，不過年紀太衰老，暫時只行對症療法以減輕痛苦，我打算再過些時候，仍沒有轉機的話，便要送進醫院裏去，無論施不施手術，總是住院的好，在家裏，姊夫因業務關係，離家裏日子居多，治療方面也是很不可便的。

母親見我回家，歡喜得很，或許會因此而使病症有所轉機吧！當她故作過後，精神較為寧靜時，我曾對她說起了你，她也極表同意，並且說願自己的病快點好，和我一道來澳門，看她的女兒完却了婚禮。是的，假如她的病能夠早日痊癒的話，我倆幸福的日子便早點降臨。

學校方面，我也有信給他們，大概情形，料想暫時是不會有什麼變更的。

這兒還是春天，氣候也還有點兒涼，晨間，很少見到那迷惘的白霧。澳門氣候，和我來時沒有異你吧？

我決定每天晚上寫一封信給你。你呢，也這樣地來信吧。說未盡的明天再說，我在這兒祝福你  
晚安

小蘋二月二日

他焦望了十天，這時信來了；他馬上離開了床，抽出信箋，伏在桌上就寫。把那十天底苦悶，和發病底情形，淋漓痛快地從信上發洩了去。

沒有停留，也沒有思索，五張信箋一口氣地寫完，封好了，立刻就叫小鬼拿去寄。再來重覆地讀着小蘋底信

『怎麼，你起身了嗎？』蒂安娜下班回來，見他穿着病中的睡衣，尤在椅子上讀信，有點驚訝，可又有點埋怨。

『我好了，我剛起來寫信的。』他摺好小蘋底信，放進抽屜裏。

『可是，你也應該多穿些衣服呀。剛好了，卻又受了涼可怎麼辦呢？』她把絨大衣加在他身上。一對壓在碧眼上底長眉，深深地縐鎖着，那對濕漉漉底眼珠，放射着柔情婉轉底光，而兩片薄小底櫻脣，流露着欲言猶止底神態，身體緊靠着志平。志平，腦裏像滾江春天之晨般籠罩了濃厚底白霧，智能迷惘了起來。他愛小蘋，可是，不能拒絕蒂安娜底愛，他明知是矛盾，却又不能自拔地沉淪下去。

這樣底日子快過了兩個月，他每天懷着盼望底心情寫信給小蘋，每天接讀小蘋底信；同時，却又跟他倆底信底程度成正比例，一天熱烈一天的，在接受着蒂安娜底愛。兩個月底時光飛去了，小蘋還不回來，他盼望得越苦，對蒂安娜底眷戀無法以自却。

#### 四

火盤似底夕陽，沉沒在南灣西角底海波裏；雖然海濱底沙灘上還放着烈日曝曬過底餘灼，但那滿含了誘惑性底海水，却不時地吹來了輕霧底陣風。人們，——各民族底人們，便在那齒牙般羅列於岸邊底冰棚下面底海水，載浮載沉的浸去一天的熱悶，在千百「游人」當中，無數戲水鷺鷥裏面，並游着蒂安娜和志平。

他倆泳倦了，攀上棚來，各把浴巾披在肩上，天際晚霞散退了，漸漸地黑黝起來，閃着疎零底星光。

『快晚了，我們回去吧！』志平有十多天接不到小蘋底信了，心里記掛着，下午那班郵車會把她底信送來，他一邊用浴巾擦着頭髮，一邊說。

『不！還早得很呢。天一黑你就鬧着要回去，每晚都是這種的，究竟忙着回去幹什麼？』她把泳帽扣緊些。『來，我們掉船板去。』不等志平底回答，一把挽他底臂膀，就望沙灘上跑。

浪花濺躍着，船板在那上面好像浮在水缸里底蛋殼。他倆並坐在船板底尾都，翹起了半部船身往海心遊出去。順

着浪花一起一伏，遠望水天一色底海空，着實令人心曠神怡；而於那些蘊藏着熱烈底愛火底青年男女，更會使他們及時而發放。在這種情景中，志平和蒂安娜作了一個初次兩情默契底表示底吻。

他倆底到醫院里時，已是九點鐘了。一封雪白封套底信，已經久候於書桌上。一點都不錯，是小蕪寄來的，他連外衣也不脫，拆開了看：

『親愛底志平：

十多天不曾寫信給你了，你當然是很焦掛的。不過，你可知道我在這十多天里，是怎樣地哀痛底啊？母親底病，已經在以前每天底信告訴過你，她只是一天牽延一天的沉重下去，在二十一日底下午，她撒開了唯一女兒，長睡去了。說是情感無濟於事的，然而，我却不能見着我底母親長逝了而不哀痛的，等到母親下葬完畢時，我自己也病了。

母親一天未死，我依然還希望她能夠好轉過來；同時，我也還是一天的守着她而不願離開。所以，我離開澳門，一天一天底接着，這時經已多四個月了，仍不能重歸到那兒。昨天我接到學校里底信，說我久假不歸，已另聘別人了。我對這也並不惋惜，我只希望我底病能夠早點痊愈，給我回到了你那兒，完却了我底夙願，那末我教書和不教書有什麼要緊呢？親愛底，你說對吧？

我患底是腳氣病，全身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兩

腿不能走動罷了。但經過了幾天底服藥和注射，現在似覺輕鬆了些。親愛的，等着吧，只要我兩足能夠恢復了走動，我馬上就重回到你底懷裏的。

你來信，直接寄來福民醫院第五號病室好了，因為這樣比寄到姊夫家里較爲快一點收到的。

好了，再會吧，祝你康健

小蕪 七月二日

他在看，蒂安娜拿着藤籃里底濕泳衣叫工人洗掉去了。他看着她底背影，讀着小蕪底信，兩張美麗底臉龐，在他腦幕上打滾。

## 五

第二天底上午，街上沸騰騰的嚷着，報紙出了號外，人，——自然是中國人，不論認識的和不知識的，都不期然地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聚着談：『吼們中國和日本鬼子幹起來了。』每一堆里假若有一個還不知道這事的人擠進來時，便有人這樣的告訴他。

『在哪里打起來呀？』

『蘆溝橋，天津那個蘆溝橋啊。』

『什麼時候打的？』

『昨天新歷七月七日。』

問的問，答的答，熱情底華僑們，都興奮了。是的，祖國抗戰底烽火燃起了，除了那些甘願一輩子做人家庭奴

靜的不算，有誰不感到興奮呢？他們，在那種情勢下，什麼巡捕底干涉，都不容易把他們驅散的。

這消息很快地就傳到了山頂醫院，情感相當豐厚底志平，緊握了拳頭，澎的一聲擊着桌，瘋狂地叫喊：『好，這是時候了，跟他拚呀！』

『你瘋了嗎？』緊挨着他身旁底蒂安娜，給他嚇了一跳，喘着氣，倒在他懷里。

『胆小的，嚇着了？』一股熱烈底火焰，給在懷裏底一把棕髮軟化了。

七七底烽火燃起後，祖國跟那野獸般底日寇，始終糾纏着，並不會作喘息底休止；他怎樣狂瀉底進攻，祖國就怎樣英勇的抵抗。壯烈底日子很快地就溜過了，而烽煙也就很快地蔓延到上海來；從八月十三那天起，志平便失了小蘇底音訊。

九月，十月，……秋天，冬天，……都過了，依然不見小蘇回來，訊息也不寄到；他由盼望而至焦急，由焦急而至於絕望。

『如果她能逃入租界，這四個多月底時間，縱然人不能歸來，無論怎樣，信該會到的了。病還沒有好，兩腿走不動而殉了難嗎。』絕望底心情，發着無可奈何底語調。

的確，從時間和空間上計算，他是不能再有什麼希望的。他絕望，惋惜，回味着從前和小蘇相聚時底快樂，追憶着那大霧晨間別離底一剎那，心靈上充滿了說不出底難過。

正當他底兩肘擱在書桌上，用手掌托着面頰，發呆似底望着窗外底天空時，小鬼跑進來說：

『鍾醫生，蒂安娜。羅茜姑娘請你聽電話。』

『哈囉！』他跑到電話機旁，提着耳筒叫。『是的，……』

『呵……你爸爸來了嗎？……唔！……他要見我？住在哪裏？』

『利維旅』三零八號，……好的，我馬上就來。』把耳筒掛回機上，跑進房裏，穿起外衣，往外面去了。

『是羅茜先生嗎？』利維旅底侍者把他帶進了三零八號房

，他是到一個長了菱角式鬍子的老頭在梳化上，他彎了腰，用葡萄牙語問。

『是的，閣下就是鍾醫生吧？』老頭子站起來，菱角式底鬍子擺動着，嘴角上掛着了慈和底微笑，很客氣地招呼志平坐。

『是的！』志平一邊應，一邊坐在另一張梳化椅上。

『蒂安娜剛才打電話給你，知道你來了，她趕着去訂座，我們先談一會吧，回頭我們同到『雅保羅』看電影去』

他抽出捲煙，遞一枝給志平，志平是不吃煙的，謝却了話，他只得掛到自己底嘴唇上，擰着洋火，一邊吸，一邊談。

他告訴他是香港郵政總局裏底職員，告訴他那裏工作情形底大概，告訴他怎麼從蒂安娜來信裏知道了她在愛着他，和特地請假來探望他和女兒，末後他說：

關於這件事，蒂安娜告訴過我，說你和她的戀愛程度，早就達到了頂點，但你对愛情歸宿底結婚，老是在等待什麼似底推延着，我今天特地來了，正等待着你的答覆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在可決定了嗎？」

「唔……羅茜先生……」想起了小蘋，還有點遲疑的，但老頭子却又搶着說：

「不，假如你決定了答應底話，你不能再這樣客氣稱呼我；但是如果你確實不願時，那末，就請你乾脆地說好了，免使她在這不安底愛海裡浮沉！」

他想再作考慮，可是已不容他有再遲疑餘地。對小蘋底熱望心靈已是難過得很多的了，倘若再滅熄了這一點的星火，心靈將怎樣地更加黑暗的呵！他微微地點點頭，表示答應了。

於是，在那白霧再度籠罩了濠江的春天的一個下午，他由聖母堂底神父証明，和蒂安娜結了婚。

## 六

婚後底蒂安娜，不再做白衣護士了，她是一心一力底給志平建築着美滿而幸福底家庭。在志平，壓根兒對小蘋已經沒了希望，那甜蜜日子，教他覺得時間特別地寶貴，除了工作外，空下來都跑回家里享受那幸福底撫慰，再不會一個人坐在屋子裏，發呆似底望着窗外底天空，或是盼望着那一天二次爬上山頂醫院來底郵卡了，但是，事却又不是他那白霧籠罩着底頭腦所能逆料的，當他們結婚後大約半個月底時候，他突然接到了小蘋底信。里面有着一個機底一啟：

「……我軍退出上海後，我同着一批難民逃入了南市

。其後，市面漸漸地寧靜下來，我初時很想回去澳門，但是，我想，爲什麼要這樣底呢？祖國正在萬分危難當中，每個國民都應有不能放棄責任底良心。我倆結合，固然無礙於救亡，可是我們就不應逍遙於祖國懷抱之外，偷圖快樂在外人統治下，而置祖國底艱危於不顧。因此，我終於不避辛勞，不辭艱險，轉輾流亡，跑到內地里去了。

現時，我在○○底○○醫院里服務，我將盡我所有底能力，所有底生命與精神，給在神聖抗建中底祖國以輕微底幫助。

這里醫藥都感缺乏，我希望你能來。你有優良底技能，你有熱烈底情緒，我願你將愛我底心，用在祖國上面去。別留戀那苟安的生活，毅然歸來，把你所有底一切，都交給了祖國，把你那熱烈底情緒，在救亡工作中發揚光大起來；則我倆結合和不結合，還是第二個問題。

來吧！愛人！我盼望着你，祖國也在盼望着你……他讀到了這封信，那顆迷惘底心靈，像太陽融消了濃厚底白霧，突然地明朗起來了。

沒有遲疑，也不作什麼準備，第二天底清晨，他從無新婚不久底愛妻——蒂安娜·羅茜底身旁，輕輕地爬起來，在書桌上寫下了一張紙條：

「親愛底蒂安娜：

當你美夢尚酣時，我却離開了你了。或許從此就永別了吧？那只好由上帝去安排。

我愛你，但我更愛我底祖國；我能負你，而不能

負我那在危難中担起了救亡責任底偉大底愛人。

我所要說的，只是上面底幾句話。別了，親愛的

！願上帝祝福你康健

志平一、二九晨

把墨水瓶子往上一壓，衣服穿好了，輕輕地走出了門

和小蘋離開澳門時同一個日子，也和小蘋離開澳門時

同一個情景；是春天底早晨，白霧籠罩了濠江，「泉州」輪

船載着他駛出那白霧迷惘底氣氛。

當輪船向那霧里拖着一聲長嘯，船身離開了碼頭，那

三面臨海底小島漸漸給白霧吞沒了時，志平揚着手說：

「睡在霧里底人們啊，起來吧！別給白霧攔進了心！」

又第二天底早晨，他吸着了明朗而又清爽底空氣，踏

上了祖國底歸途。

——完——

### 潛艇則不然

某大學的一位「宿儒」對學生談：「普通

的軍艦平時浮在海上，被炸後便沉入海

水艇則不然，平時沉在海 被炸後便浮上海面

。」一個學生聽後發問：「此根據何理？」宿儒

答曰：「愚哉！此乃當然之理也！」

（接上第17頁）着船份子，從中搗鬼，你們都受謠傳的唆使，要是兩族真的相持起來，你們都變為自相殘殺的狗類，鼓兩掌就咬到頭破血流！……」

人總是有良心理性的。經這解釋心頭凝固的頑強開始溶解，而在腦海上罩籠着的私恨，也在這正義的和風裏揭開了。

「我爲了追隨我多年的武從失蹤思想昏迷，——我現在清醒了。」

「我無辜受誣，那時真是三顆頭顱也想不開。現在經團長解釋，又似乎不用再想也雲開雪散了。」

「可是我們都飲了血酒！」

「我記得有一句話：『飲我生命的血酒，還我自由以光明。』現在距離這裏二百里是前線，那兒的敵人又向我防軍的陣地騷擾了，兄弟這次正是負責增援，誓把敵人殺出去——最好，由你們去號召壯丁參加作戰！」

「我可把這筆械門費發出來作犒賞。」

黃星初說完，薛縣長歡喜得舒眉展眼。

「回去，對兄弟兵解釋，我們不要把鎗口向內要撥轉鎗頭朝外，向敵人演說對好僞污罵吧！」

第二天早晨，兩隊義勇軍嚮導着第〇團的正規軍浩浩蕩蕩向要增援的地方開拔了。

天空的嘴角似乎已掛着微笑的光彩……

一九四一，六，於武水西浜。

註一。雷火風表示厲害的意思。

註二。括括指錢幣。



# 愛國者 (上)

陳 達 人

38

顛頭奔走於台灣南北的他，秉性是沉默寡言的，所以沒有人注意到他是在幹什麼的，他亦不會使人注意，他外表好像很傻，然他的心却似一個炸彈。有了無數的刺激，他要把他的炸彈爆炸了，然而他依然是他，名字一直沒有改過，還是叫做劉平。

台灣三千萬同胞，再受不了日本鬼子壓榨了，各處都為反抗「沒收糧食事件」在流血，流血多了，不論輪航火車所有交通要口，日本鬼子都施行嚴密檢查。劉平先前和一位周利一君曾趕往上海參加祖國抗戰，以為可以任意的發揮下自己的仇恨，但因利一中途病死被迫而回到台灣，周利一之死，使他很灰心，但新的刺激又無窮的襲來，今日說抽十萬壯丁去當軍伕，明日說抽五萬壯丁為隨軍種植伕。奴隸的生活是受夠了。

「他媽的，幹吧！——我們是必須死裏求生的。」他最後是決定了要去見剛在台北帝國大學畢業的一位蕭罕。他知道蕭罕是他最後最可靠的同志，要再舉事也必須蕭的幫助。一天晚上蕭罕特地約好女友黃育蔣文三人在等候，劉平亦約同李明一齊來商量大計。

天是墨黑的，有些風，在一個避靜的鄉村裏聚會，這樣的環境裏是比較能避免日本警察的注意的。

蕭罕特擺上簡單的酒席，說是為畢業而請酒，劉平却當它是揮血宣誓之酒呢。一種喜悅充滿了各人心頭，但一種緊張顧忌也使得各個人的特別留神。

「我是當為喝喜酒，願我們喜事重重。」蔣文小姐愛說笑的這麼說。

「蕭君，我們今晚就動程吧！時機是太緊迫了！」劉平在吃完飯首先提出說。

「可是我得回去高雄一趟見我的媽呀！」蕭說。

「那就決定我們先走吧！外面的空氣不好。你和黃育小姐明天起來好嗎？」李明加上說。

「不，你得等候蕭君和黃小姐兩個船。我們為應付日本狗的密查，你得小心些，必要時你可起來和我一起走。」劉說。

「好，你倆就乘今晚落船吧！」蕭說。

「唔！可是你倆能有把握通過過鬼子的封鎖綫嗎？」黃小姐小心地說。

「是的，我差點忘了，——我早就預備好你的證明文件，我的有了，是台日合資的江南貿易公司的職員。」——

「劉平邊說邊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

「李明兄的呢？啊！這是請我做醫生嗎？好極了。」蕭

罕接過信來邊說邊笑。

「不用擔心，李明兄的是天皇特許證，日本憲兵是日本天字第一號皇軍，日本憲兵寫的證明信證明了做過「南京種菜伏」的幾個字，那是等於他天皇聖諭般使用的了。」劉說。

說定了，於是作「離合的辦法」分道而行了。

劉平與蔣文往碼頭出發，蕭罕與黃育則作南行歸家。

留守下來的是李明一個。

第二天，果然意外事發生了，天還沒有亮，門外有人在敲門，李明還以為是鄉中隣居來擾，正打開門要問是誰時，迎面站着的却是個警察。

「你是誰？」警察問。

「我是李明——請問你來找誰，有什麼事嗎？」李問。

「你做什麼的？有身份證明文件沒有。拿來！」警察開始呵斥。

「有的。——」李隨轉身回到房裏取出一張證件。

警察故作威勢的跟進到房裏來，很快的奪過李明手上的信，打開，念着：「——李明，年廿四歲，台灣高雄州屏東人，昭和十四年二月起在南京當伏役一年零六個月現退役回家——」看完了抬起頭又問。

「你退役？還打算再去嗎？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找親戚來的，我打算再去。那邊很有趣味呀！」李答。

「對了，天皇是待你不錯的呀！皇軍在支那已打了勝仗！現在打到武漢很遠的地方去了呢。你知道嗎？」

「我知道了。」李明一邊故作好意的回答他。一邊取回那證明書放在袋裏。

「喂！這裏住的蕭罕夫婦那裏去了？」警察四面在張望的要尋找出來的問。

「他昨天晚上回家省親去了。」李答。

「呸！豈有此理！他爲什麼不告訴我。——要知道台灣人是不得自由行動的。台灣人沒有一個好的，都要殺的！想反抗徵收米糧，好大的狗胆。你代他看守嗎？唔！好在還有行李在這裏，否則我要把你抵當的。喂！你回過家沒有？你與蕭君是親戚嗎？」警察此刻張開兩個門牙，擺出兇惡樣子的說。

「是的，我來替他看門的。」李答後，坐上凳上故作鎮靜的把手拿上一本書來看。

停一停，這個高高的金牙警察隨手以手捧向門邊警察敲兩敲門板，望望門徑，又左顧右盼的然後才向外走了。

李明很奇怪他能發覺蕭罕不在，說不定回頭真的抓我來抵當，認爲不能再停留下去了，於是立即捲取簡單的行李，手快腳快的，趕往碼頭去，好能趁早趕上劉平的那只船。爲免除蕭黃二人的被查，迅速的到了海邊碼頭時，就踏進海邊的郵局發了如下的電報：

「高雄蕭家村蕭罕：祈速即自行赴滬，齊集爲要李明」  
。李明踏上了船，遠遠望見船頭的那邊還在檢查，再望檢查堆裏，「呵！劉正平在被檢查。他心是定了點。接

(移下第51頁)

# 我們當前底要求

陶林英

爲什麼抗戰邁進了第五年代，我們文壇裏，還沒有發見偉大的，不朽的歷史性作品，或時代的代表作呢？這是我們一般底感覺。無疑地，建設歷史性的偉大作品，已成了當前底要求！——大眾底要求，更可以說，此爲文藝界現階段底共同的呼聲！我們應該要求着，正視着：果戈里底『巡撫』，或者梭拉非摩維支底『洪流』的重現，前者描寫政治內幕，後者是反映蘇聯十月革命底戰時現實的成功作品，它們一樣佔有重大的位置，一樣獲致對時代的作用，因爲它們血淋淋地反映了現實，通過大眾底共同的感情，並且在技巧上包含着豐富的藝術性。

可是，抗戰的洪流，激盪了每個愛國者底情緒，更反映於『報國無門』的苦悶熱潮，許多許多作品，被濫製表現出來，或許由於感情衝動，抑制了理智，這尤其在抗戰前期的那一階段中，表露得更難看！好像文藝工作者有意無意地，漠視現實的情緒，一方面，祇見粗枝大葉，對於藝術本身底質的提高，是忽畧了；另一方面，對於文學中正確思想的指導地位，是離開了。分析現實，和把握主題，都包括於模糊的概念之中。

但是，我們并不否認，許許多多報紙雜誌上，所刊載的，都是表達出最現實，最特徵的題材，這未始非爲偉大作品的先聲！

爲着完成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時代任務，產生劃時代的作品，自然是我們當前底要求；爲着達到滿足要求之路，我們應該注意下面的三個必要的，基本的條件：

一、建立正確思想的中心信仰；

二、提高作品的藝術性；

三、促進更深層的檢討和研究

我在『文藝新地』副刊號說過：『當前文藝運動是抗戰建國的一支生力軍，它要配合現實的需要，發揮它自己獨特的功能，成爲教育民衆，動員民衆的利器；成爲政治運動底先導，向政治的實踐，藝術的實踐途中飛躍狂進』

，「這指明建立正確思想的指導地位，是全體文藝界所亟要的事情。自然啦，文藝工作者要從他底政治的實踐，去推動他的藝術的實踐，同樣，他的藝術也須更有力地去推動政治。這即是說，文藝活動須同政治活動軍事活動等協調起來，以獲致藝術的最大功能或效果。」

什麼是我們底正確思想呢？我們毫無疑義地鄭重指出，就是三民主義。它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參酌中國的國情，以攝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的精華，并且加以中山先生所創見的許多真理而融鑄的，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實際上，它已為全國國民的中心信仰！這明確地告訴我們；全國大眾底中心信仰，即為我們最正確的思想指標。每一個文藝工作者，應該歸納到這一正確思想路線之上，努力地勇邁地建立起指導的地位，於是，我們底作品，便透過大眾感情，而為大眾所接受，那文藝作品便獲致了高貴的靈魂！這是一個成功作品的基點。

讓我們強調伸述，違反正確思想或中心信仰底作品，無異陷於籠統的歧途的幻想。一個幻想的，脫離現實的作品，永遠無法達到成功底途程，那是無所用其懷疑的！誰能說，人類底不朽的歷史性的作品，不是時代現實底主題！

其次是文藝作品底藝術的質的提高，這亦為建設偉大作品的一環。抗戰序幕掀開的時候，粗枝大葉的作品，遍佈了每一個角落。好像那是「救急」的！其得其失，我們無意在此詳作分解。然而，在文藝本身說，這些活生生的形象，表現出來是需要經過藝術的加工與藝術的概括的。我們除對現實的正確認識而外，更須使讀者發生美的真實感。那麼話，文藝作品有注意技巧上的修練，以明晰表現出抗戰建國底本質和動向的必要。愈能細緻的，（但不一定是簡潔和流暢）描寫或表露，愈能接近成功的範疇！唐代詩作者白居易底「長恨歌」就是這樣的例子。

再次是促進更深層的檢討和研究。

為的完成我們文藝工作者的開拓任務，必須加強我們的理論批評，和組織活動，使萌出檢討和研究的果實。抗戰局面打開以後，集體力量的雄偉效果，是給事實有力地證明了。我們由深層的檢討和研究裏，顯然能夠幫助我們更堅強而深刻地，瞭解現實，把握現實和把握正確意識。

一個真正成功的歷史性作品，並不是偶然產生出來的，我們努力於提高作品的藝術性，我們努力於廣大的深層的檢討與研究，我們更須努力於正確思想——三民主義的實踐，鞏固我們底指導地位，并發揮它的功能！這些都為我們開拓者的指標。

我們底要求達成了！為的偉大的歷史性作品，它的籽芽，在那裏發見茁長了！

# 無依的靈魂

李金髮

(一)

錯落如鋸齒形無主宰的峯巒，  
在綉榻下像吐出喘息的寒霧。  
在枝頭顫動的以後的殘葉，  
預感到宇宙的不幸，  
墮下最後的一瞬，  
信託她的骸骨給寂寞的句容。

(二)

緞爾泰在晨鐘敲過後，  
口中唸着上帝的祝福詞，  
劃上慰安靈魂的十字在胸膛。  
慵懶的黎明之光輝，  
不斷撫摸這少女的康健之頰，  
她的腰肢，充滿青春的潛力。  
她的髮鏡，將靈魂托出上帝，  
吻了愛女的前額，戴上眉頰。

這戰爭的威脅，

沒有滲進天真者的血輪，  
無掛礙的口笛搖曳在晴空，  
鐘然野雀已歇息了歌聲，  
但山嶽已佈滿隆隆的回響，  
田野裏有牲畜鄉農在奔竄，  
佃戶的茅舍，已化為融融的光花  
成羣的樵叢人擲着熱淚，  
遺下不能動輒的老親，桑田，  
死神的巨掌，野蠻人的大刀，  
已在數里外飛舞了。

(三)

霍夫曼牧師，擲着顫動的手，  
開始祈禱，詛咒這不人道的侵略  
他神聖的使命，沒有完成，  
大神了解他純潔的心靈

## 無依的靈魂

該忍痛離開這如玩具的家園，  
聖靈挾在腋下，他的妻女，

像失了聰智似的，

蹣跚在老僕行囊的纏道，

赫爾泰小心扶着老母，

披肩隨風飛舞，

刺人皮膚的冷風，告訴他體溫沒有保護，

吹得她如在初春的夢境，

沒有呼號，除了嗚嗚的大聲，

在遼遠的山腰峻林中，

隨着如潮水奔騰的

聲浪如喪家之狗的

烏合的人羣，朝向金陵。

### (四)

獻身上帝，是三十年前的時光，

沒有過罪惡的恐怖摧殘，

北國史托荷的故鄉，

寧靜得像初夏的柳塘，

兄弟們企望着他們

帶着天賜的光榮回去

美麗的赫爾泰，是驕人的寶物。

### (五)

顛簸到秦淮河畔，

已不是昔日甜膩的首都，

繁亂與荒涼的外貌，

攪進他們的無主的膽懷，

不能自己的老淚，如雨地

灑在少女的捲髮之叢。

聖公會的屋宇，

像被了喪服歸了晚妝，

老僕指手畫腳的訴說，

他們安心地住下，

等待援救的人伸手。

在黯淡的燈光下，

睜着倦眼，他們

計劃怎樣到奉申。

少女到教會書院去。

老父說：「你是我半世辛勞慰安，

沒有你的笑臉

上帝也不會降福這樣孤寂的人。」

赫爾泰天真的淚，撒落在

撫育她十九年的手心，

如黑夜的無常，

一齊和衣倒睡在寒衾裏。

### (六)

朦朧中有急促的敲門聲，

來人喘着氣告訴他們，  
 這個城圍已被放棄，  
 千萬的戍兵，將作無情的撤退，  
 裂耳的軍號，  
 掩不住吶喊馬鳴，  
 隱約的野炮聲，威脅着  
 每一個生物，每一根草木，  
 老夫婦始而發抖，繼而鎮定，  
 有上帝在他們跟前。  
 拉着赫爾泰的毛，  
 大爺以外身無長物，  
 隨着人的步聲，在黑夜中  
 奔馳，墮突投至東城根，  
 又折向渡江的大道，  
 腳踝早已流血，手成了冰塊，  
 下裳撕破，也沒有反顧，  
 曙光映照出每個人的，  
 有死的恐怖的脸頰，  
 兩旁的崇樓高閣，  
 已成火窟，炙人的熱燄，  
 隨風施展牠的威力，  
 車輛在人的腳跟滾滾，  
 人獸翻騰，在機械的心臟，  
 折脈流血，焦頭爛額  
 不值一顧，數十萬生靈  
 衝向幾丈寬的城門，  
 無力的早在人叢壓力中成了死屍，

遲緩的，已在腳下變為肉醬，  
 像在掙扎似在推諉，  
 沒有人能多大的移動，  
 赫爾泰緊拉着父母的手，  
 要轉身向和平門，  
 但是沒有移步的可能，  
 正在思索，一個人性的畜生，  
 投了手榴彈在人羣，  
 炸成一條血肉模糊的巷子，  
 這懦夫便從容逃出去，  
 但是不一會加倍的騷動來了，  
 地獄沒有這樣擠擁的鬼魅，  
 天呀！赫爾泰已不能再望見父母，  
 他們散失了，她呼號，  
 她默禱，但震耳的哭聲，  
 使她昏暗流汗，  
 她不由自主被擁至楊子江頭。

(七)

她不辨東西，不再聽見母的呼喚，  
 紅顏變成蒼白，  
 默祝大神保佑她們安全，  
 她像失了羣的小牛，  
 仰天悽愴，沒有一個憐憫的慰問，

### 無依的靈魂

如蟻豕的人羣，  
在陣地打轉攪動，  
拋棄在地上的嬰孩，  
張皇地哭泣呼號，  
手中的玩具已沾上淚水污垢，  
無盡的人數繼續擁來，  
落水，跳上小艇大船，  
沉沒失足，似水中的飛蟲，  
沒有誰顧到誰的生死，  
該不是但丁地獄中的竹筏，  
赫爾賽一不留神，  
已在冰冷的漩渦，寒氣刺了她的腦，  
一枝破槳，流到她的眼前，  
抓着飄流，多量的吸水  
使她失去了知覺……

### (八)

英勇的戰士，珍重天仙似的，  
睜視着半天不醒的女郎，  
用水瓶灌暖病者的腳板，  
冰塊去減少她上的風熱，  
他踽踽彷彿，又喜又懼，  
天賜的美人，應是  
報酬他保衛國家的忠勇。

一會，她像螻蛄般昭蘇，  
張着飢餓的口欲呼，  
但慈和的陌生面龐，  
是她在十餘年在中國穆熱的，  
她愛這抗戰的民族任何人，  
生命得救是爹娘祈禱得來的。

### (九)

驍健頑壯的游擊司令傅明東，  
在苦戰經年的生活裏，  
像深水中掉下石塊，波動波動，  
他要保護這異國的孤雛，  
把生命湮進他的生命，  
這是在傳奇書上見到的天仙，  
有她的影子，搖幌在腦海，  
任何仇寇都夠勇謀去推毀。  
父母的生敵，使她悲痛，  
人潮的洶湧，怕已傷害了他們，  
上帝不會忽視他們半世的忠貞，  
十九年那有一天離開過，  
異國青年的愛護，  
使她再生，繼祝福，  
這充滿正義的人生，  
永遠為他的祖國而生存。



(十)

他耐心的負着獵槍，  
走尋有趣的山野，  
要使她忘記痛苦的思親，  
要使她再戀這廣漠的山澤，  
騎士的勇悍，仁教的正直，  
使她忽視了大神的照拂，  
在窮起野東的一刹那，  
她坐在臨流的石上，  
掩面流淚，抽動無力的臂膊，  
良善的殺戮，感觸他的無依，  
她想念音訊隔絕的雙親，  
彷彿有樞樞的消瘦的人形，  
闖進她痛痛的心頭，  
於是充滿鬱熱的軀體，  
傾倒在英壯的明東懷里，  
無言的慰藉，  
在輕輕的推動，囁囁的勸語中，  
兩顆亂世心靈的節拍，  
和嗚咽的流水共鳴在荒野。

(十一)

在隱約的田野，卜卜的槍聲中，  
一羣銅筋鉄骨的弟兄，

在簡陋的草篷下，  
完成這異國鴛鴦的婚禮，  
赫爾泰將無瑕的愛，  
交給這衛國的武士，  
這個國土變成她的故鄉，  
明東能愛護她至海枯石爛。  
甜美的歲月在上帝眼底消受。

(十二)

蔚藍的疏星天幕之下，  
一雙并肩的黑影，  
在談論未來的幸福，  
北國的故鄉，沒有過她的足跡，  
她憧憬那平原上的掛着縉的羊羣，  
如練的瀑布之淅涼，  
她只在圖畫中玩賞，  
冰島的習習之風，  
吹散白髮牧人的大氅，  
他們計劃五年後同遊那裏的湖沿。  
上帝的啓示，終久使他們實現，  
無信仰的明東，也劃着十字在夜神視鏡之下。  
他的靈魂得了依托了。

(十三)

倭奴的春季攻勢，  
使我們的東戰場激起怒潮，

## 無依的靈魂

每個山頭伏着整千的死屍，  
旋得旋失，數不清鮮血的湖沿，  
失了戰鬥力的俘虜，  
在跪地求饒的當兒，  
給刺刀穿了胸，  
獨個兒拉着機槍向前衝，  
啾啾的彈頭的哀鳴，  
把劉營長的眼眶劈了洞，  
毀滅的砲聲從早到晚，  
千萬的山嶽崩陷到深谷，  
無情的輕騎隊，  
把壯士踐進泥潭，  
四野的喊殺聲，  
遮不斷傷者絕望的哀吟，  
天空掉下巨雷似的殺傷彈，  
撕毀活躍在戰壕的血肉，  
受了致命傷的勇士，  
開放了手榴彈在腋下，  
結束他長期奮戰的史詩。  
赫爾曼的棕黃的戎裝，  
擁上塵土，透濕了恐怖的汗汁，  
她沒有目睹死亡的勇氣，  
上帝給她同在，數她忘掉思親的流離，  
她伏在戰壕，巴巴望着  
明東東指西劃掙扎，

第二防線吃緊了，  
她不願先退到安全地。  
她的愛可以增加指揮的聰慧。  
敵人的兇勢已減低，  
炮聲也疎落得像是退却，  
明東站上小丘，命令向前衝殺，  
天呀！一顆殘酷的鋼彈，  
穿進他的腰間，截斷小腸，  
如泉的鮮血，噴射在盈尺的聖土，  
仰臥在赫爾曼懷中的英雄，  
再無力說出最後一語，  
睜着她老流熱淚，  
她在絕望中，暈倒在主的監視里，

(十四)

在野戰病院空室中，  
她發沮地哭泣悲傷，  
於她這地獄，天地從此無光現世  
她不相信上帝會如此播弄，  
無勇氣回憶明東的最後一顧，  
渺茫的來日，她不知怎樣去安排，  
高度的風熱，使她像狂人般呼號，  
她夢見父母仰臥在血泊中，  
頭顱橫滿蛆蟲，  
土色的臟腑徜徉在肢體外，



一九四一年

禹羣

年代從歐洲大陸，  
透過亞細亞的平原，  
它是從房屋燃燒的餘燼中，  
躡着步而來的。  
沾滿了動物和人類的骨灰！  
年代帶來了慘酷的所殺；  
年代讓波蘭法蘭西以毀滅，  
年代讓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  
浸浴在覆亡哀痛的駭浪！  
啊年代！又以戰鬥的步武，  
從北非文化故國的埃及，  
伸向亞比西尼亞的草原，  
雅典古城的希臘；  
慘遭羅馬尼亞的覆轍，  
陷進滅頂的泥淵，  
近東小國是震慄於日夕  
戰爭的滔天火燭；  
排向太平洋的另一邊！  
戰爭掀起了沸騰的地面，  
死亡在呼嘯的雲頂盤繞，  
戰士的火焰的熱液，  
滴入摧毀了的平原。

血深入落葉地層和深谷，  
戰爭的爪子，  
縱橫在掠奪的地面，  
年代證明那悲天憫人的弱者，  
抹乾不了覆亡的苦淚，  
可是啊！年代！  
讓中國人民，  
敢於屹立，  
舉起拳！  
掀起戰爭的是誰？  
是無恥的瘋狂的劫掠，  
四萬萬雙鐵臂，  
指向東方！  
中華民族的解放義戰，  
逼使瀕於死亡的日閻，  
挖掘埋葬自己的泥坑，  
二十六年創痛的教訓；  
全中國人民，  
各地的烽火合成一個，  
用喉淚用熱血用歡呼，  
前進啊！向戰爭！  
它是解放我們的，  
它是新社會變革的年度！

# 我站在北江之濱

曦光

50

## 我站在北江之濱

我站在北江之濱，  
我遙望着南國的雲天。  
山江萬里；  
白雲層層。  
幽幽的江水，  
重重的山嶽；  
構成了：  
偉大！美麗的河山！  
×  
靜靜的夏風；  
輕輕地掠過了田野村莊；  
又偷偷地掠到了我的身邊。  
我覺到一陣愉快，豪爽。  
我誠意地接受着。  
這夏風的熏陶；  
我仰望天邊深處；  
白雲繚繞；  
山浪滔滔。  
啊！就那裏罷！  
×  
不是我作客過幾年的廣州！  
×  
茫茫的珠水；  
高高的雲山。  
看不盡！  
珠江帆影。  
聽不倦！  
荔灣歌聲。  
如今啊！  
顯現在我目前；  
如今啊！  
還迴旋在我耳邊。  
美麗啊廣州；  
我現在對你還是深深地愛戀！  
×  
但是：  
戰爭的烽火；  
縹緲着整個神州；  
更燃燦到這南中國的古城。  
×  
如是完了。  
看不到當年的美麗；  
聽不到當年的煩囂。  
荒淫與無恥；  
把這南中國的花都籠罩；  
兇狼的敵蹄；  
把這南中國的名城踐踏。  
太陽旗的戰船；  
已不是當年美麗的帆影；  
荔枝灣裏的歌聲；  
換來了敵人無恥的釋笑。  
×  
幾許同胞在呻吟；  
幾許同胞在哀號；  
但也有：  
幾許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  
——在奮鬥！  
×  
他們是炎黃的子孫  
他們是愛國的一羣，

他們要用他們的熱血；

灑在白雲山上；

他們要用他們的力，

攪起珠水的怒浪；

他們要反攻了。

他們要打回他們的故鄉

x x x

耳際似乎聽見敵人瘋狂的冷笑；

又似乎聽見了熱血同胞反攻的怒

號。

努力啊！

是時候了。

我們要打回廣州；

更要把扶桑三島。

我們要消滅那類人的劊子手；

我們要殺絕這滔搶掠的強盜。

那時啊！

新的中國便會躍現；

和平之神；

會向我們招邀。

x x x

我站在北江之濱，

我遙望着南國的雲天。

我憶起了作客過幾年的廣州，

我感到無限底愛戀。

「打回廣州去！」

我要重新作客於羊城！

民卅年·六·十，於曲江

### 惟汝獨尊

最足以取悅一個女人的方法，最

好是把她去比擬着別的女人而說別的

女人不如她美麗——這比較單純地說

她美如天(?)還要使她滿足。

(接上第31頁)阻行了，一陣騷動，不

久，又沉悶，只聽見水手們的忙碌。

一忽兒檢查員到了李明這裏來，

李明雖是老資格，但還是有點慌。

「你是再到上海去當伏嗎？」檢查

員取出他證書看過以後問。

「是的，」李答。檢查員認爲他又

是饅子一名，作寬恕他，認他已是爲

天皇當過差的，就格外的優待他，不

是爲難他的，走了。

「明兄，蕭來了沒有？」後面站着

的原來是劉平，使他嚇一跳。

「我已打了電報。喂！今天早上

，被發覺了，我所以趕來！」李低聲

說。

「好！此地不要說話，祈小心點

，到上海再說。」劉平行過邊說邊扶

着蔣文向船倉底走去。

李明獨自在船尾，在找地方休息

。鋪上一蓆子在船面，躺下，休息，

嘆了口氣了。

# 金鷄峯

## 鵲

金鷄峯

你是何等驍戰壯強

遠望去如一隻兇猛的獅子

却引落我一串淚珠濕了衣裳

試想有過多少征人在這裏作別

有過多少世態在這裏翻炎涼

而你呀

兀然獨立

天天的黃昏掛一絲殘陽

金鷄峯

今晚的月光多麼亮

小孩子在你下面捉迷藏

周圍的稻花簌簌噴香

而你却在月下黯然神傷

這是第一次你失了平日的高傲

好像那快樂王子的銅像

但是

你為什麼不學他倒下來

夜夜聽那汽笛的哀鳴

以後的歲月還有無限悠長

金鷄峯

我知道了

春風吹得你頭上的草色那麼濃

你的石骨永遠在撐住天穹

你是一本噫不完的历史

一場做不完的春夢

一位倒不掉的英雄

註：金鷄峯在粵漢鐵路坪石車站之側，崇高偉大，想

看過的人都不能忘，我因往來關係，瞻仰特多，

某夜候車宿于站內，因成此歌。

卅年四月作者自記

# 話劇與歌劇

黃展幹

許多愛好「鑼鼓戲」的，以為「皮簧」稍加改革也可以是抗戰歌劇。歌劇是否這樣製作？故  
作本文論究。

## 一 話劇歌劇的分野

話劇有話劇的題材，話劇的題材決難一定適為製作歌劇之用；歌劇有歌劇的風格，歌劇所用的戲劇情緒也不一定適為製作話劇之用。各有其特殊手段，各有其特殊技巧，祇因它倆各有所短所長，所以它倆要各立門戶，那麼說話劇歌劇是各有其特殊任務的。

### 題材與作品

話劇所負的任務是怎樣的；歌劇所負的任務又是怎樣的；歌劇脫了崗位；

或話劇擅奪職權……又怎樣的？先作抽象答覆如下：我們應該究明故事的情緒到底適為話劇還是歌劇發展，然後授權話劇或歌劇，亦即是說究明這故事情緒是適以話劇還是歌劇的技術去表現，然後決定用話劇形式或歌劇形式。倘若違這法則製作，其結果便難收預期效果。這樣的努力正

如用了花緞做大禮服，化了大錢的製作尙難一登士雅之堂。那麼說，戲劇之製作歌劇或話劇，是由題材去決定樹。

### 情緒之鑒別

怎樣的題材是製作話劇的；怎樣的題材是製作歌劇的？這祇有體驗題材

的故事情緒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而嗷嗷之，嗷嗷之不足而詠歌之；詠歌之不足而手而舞之，足而踏之……這是文學當年給予它的系屬的分工法則，在這裏我們也得借它當話劇歌劇的分工的根據。即：

A 僅祇是動於中的戲劇情緒，這題材是應該製作話劇的。

B 非嗷嗷之不足的；或詠歌之不足的戲劇情緒，決不能製作歌劇或舞劇。

### 情緒與動態

戲劇製作應否以這法則為法則呢？我們得從人類情緒着手研究人類的動態

是怎樣進行。人類的動態如果是依着人類情緒進行，表現人類情緒的戲劇使非依這法則製作不可。潑辣婦人的情感是最易衝動的。茲舉潑辣婦人的情緒前行與其動態變化，以說明人類動態確然是依着情感這樣進行的：

A 她憤恨了，「情動於中」是故藉罵街發牢騷。



B 誰料偏碰了親友書幾無聊，使她更加憎恨了。她覺得這謾罵的還不能洩它這一肚子烏氣，是以放聲大哭了。

C 不識好歪的警察再行給她干涉，她那忿恨情緒勢必更加緊張！這一端，到非碰壁不可了。

話劇歌劇分工的合理性

人類的動態既有屬之語言或詠嘆的，以表現人類動

態為職志的劇劇當然也有話劇或歌劇的。動態是依情緒而產生的，所以戲劇題材也不能是話劇的一定也是歌劇的。

二 藝術的統一性與協調性

藝術在同一時間空間之內活動，其形式或內容是應該統一進行。同一場合的藝術，倘然相互磨擦。支離破碎將使觀衆無從鑑賞。（參閱第四篇 Venos）不能保持其莊重態度與藝術，決不能獲得其積極效果；最多，祇能供觀衆為一種娛樂。藝術便成玩品了，所以我們製作戲劇，決不能不注意藝術之統一。

對立之燦滅性

所謂藝術之統一，決不是同一場合祇許有一種藝術活動；不過同一時

間空間活動的藝術，它們必須能相互溶化而協調。倘若各自為政各自為謀而各自活動，背道而馳決難收其協力效果。相反的，在這相互磨擦之下，與其固有力量亦將彼此相互推毀而消滅。是故沒有畫家在同一畫布上面

，畫出兩種不同的畫面。或作家在一篇文章裏面，用兩種不同的調子寫出一篇佳作。

協調之和偕性

雖然，一篇文章硬生生的上句「之乎」下句「的了」會使人不堪卒讀的

；也有是活用兩種筆法配合寫起來的傑作。這樣的製作其效果不會減色呢；不，反而是把固有效果更強調了。正因為藝術相互溶化其協調能加以強效果，所以這協調的手法就受工作者永遠保存着；反而是許多傑作是借助這協調機緣而成功的；所以這協調機會永遠被工作者尋求着。

戲劇的協調

為着強調效果須用協調場合的結果，戲劇的穿插機會是以被戲工作者所注

意了。是故歌劇話劇雖有嚴密的畛域界限着，歌劇插白與話劇插歌是依然被採用的，不過不誇歌劇插白與話劇插歌，其整個場合進行一定要保持其原來風格。即話劇插歌其全面進行依然要保持話劇的；歌劇插白其全面進行也要保持歌劇的。

三 旋律之研究

為甚戲劇既有穿插其進行不隨穿插而改變的？（即歌劇插白，其動作及其他仍須是歌劇的，所為全面即顧原來風格之謂，）這是基於對白產生的動作旋律，與歌唱產生的動作旋律不同的結果。為求整個空氣的統一，整個場面就不能隨着穿插改變。為什麼的？不能不具體的說明旋律問題：

**Rhythm** Rhythm是什麼呢？它是人類動態是因素，抑，……的總稱。即如最顯著的 Melody 沒有 Rhythm (動律) 的因素，輕重疾徐抑揚頓挫，簡直就沒有音樂節奏起與音階，沒有節奏與音階，樂曲便無從製作了。那末說來 Rhythm 就是樂曲的泉源了。

**聲調與樂譜**

歌唱既有歌譜以證明人類有種種不同的聲調，說白沒有聲譜究竟有沒有旋律呢？如果人類的語言尚有抑揚頓挫輕重疾徐的，人類的對話也是有其一定的旋律，不過對白不如歌唱那樣具體，更沒有明顯(如唱歌之有歌譜)的聲譜，以使人一目了然，其實說話不祇有一定的調子而已，而且它抽象地具有歌唱一樣強大的美的力量。例如說明一件事實，在演講家嘴裏說了出來，變成格外使觀衆關懷的事體，這便是演講家善以應用詞調的旋律的結果；也就是話劇工作者要研究台詞的主因。

**動作的旋律**

屬諸聽覺的聲音既有旋律，屬之視覺的動作當然也有其旋律的。隨着歌曲旋律既有其歌曲的動作旋律，隨着聲調的旋律當然也另有其對白的動作旋律。故此皮鞭中的說白如「老夫的夫字要拖得十分長」，按皮鞭的科白與平常說白有特殊風味的結果。其主因是顧全以後須繼續歌唱，而不能不憑歌唱的旋律而科白的結果。

**動作術與穿插之處理**

由於歌唱與對白各有其不同的動作旋律，爲着藝術的統一，戲劇便不能隨着穿插而改變其原來風格了，所以我們處置穿插，必須注意各方面的旋律的協調。

**四 音樂的時代性**

音樂在戲劇當中佔有這樣的重要地位，本章故此特加詳述，爲求藝術之統一，舞台所用樂曲尤須注意故事的時間空間，與音樂的風格取得一致。

**樂曲是情感的記載**

樂曲雖僅是七韻十二律變轉變化而已，但它記載着人類動態，却有十分精明之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類生活，前一時代的人類動態也不能是後一時代人類的動態了。樂曲是記載人類動態的藝術，所以前一時代的樂曲其記載決不能是後一時代的人類的動態了。因爲這樣，樂曲就有一種時代的區別了。更因那地與之地的人類生活不同，基於生活不同決定其動態特異，爲着記載特殊的人類動態，所以又產生出各種不同的地方樂。(即俗樂。)

**動態究竟是什麼**

人類因其生活與勞動的結果，決定其種種不同的勞動旋律，這種普遍的勞動旋律，便是人類的一般動態了。比如清代小姐的生活不出閨門，三寸金蓮決定其步履要矜之來遲隨之非有曬曬聲而不能表示其文雅溫柔，善病多愁便是清代少女的動態了。現代少女既破閨門而插足社會，非短髮跳足

實難與男性齊驅並駕。隨着崇推巾幗英雄，其動感也隨之而改變了。

富審美觀念之轉移

人類之所以愛美，是人類愛好動感一經變化，審美觀念決不能不隨着人類動感變化而變化，是故清代女性愛好文雅溫柔，贊美少女的樂曲創作，便以弱不勝風的病態女性為描寫對象，現時代下如果演奏贊美當年少女娉婷婷婷的樂曲，也許會使現代人類疑為音響正在替肺病少婦作痛恨呻吟了。

樂曲的風格問題

樂曲記述人類動感已是如此精微，所以歐美之舞召選曲或作曲特重樂曲風格。故此出演史劇為任務的 Opera，採用或製作樂曲都祇在 *Classical* (古典主義) 的範圍以內選擇或製作的。即以自由主義自豪的好萊塢，他們依然不能不遵時代以棄其所愛的 *Classical* (爵士派)。故此他們出映但丁的神曲與莎翁的仲夏夜之夢，所有樂曲無一非取 *Classical* 的。

五 歐美歌劇

歐美現代歌劇之製作，是不離上述法則而製作的，茲略舉其著者略述如下，藉資憑攷：

Opera.

它是以音樂跳舞為主，戲劇為從的大歌劇。它是以表現音樂跳舞技術為職志的藝術家。大歌劇是以音樂為全劇骨幹的，所以即使插白依然要有音樂伴奏着，不抵開演當時如此，甚至開幕之前及過幕

當兒仍有前奏間奏的樂曲，它更得因遷就音樂或跳舞表演特殊技能，拼棄戲劇之某種情節。由以它有這樣的獨特立場，所以最適以上演童話，歷史……之類的戲劇。

Operette

由以 Opera 有拼棄戲劇的獨特立場，愛護戲劇情緒的戲劇作者便創造了「戲劇」音樂「跳舞」各種藝術於一爐小歌劇，Operette 的 authors 決非兼熟「音樂」「戲劇」「跳舞」各種藝術不可了。它把 *Classical* 的門限打破了，所以它能容納現代劇情。它們憑依時代而活用古代或現代藝術，它可容納的題材便不如 Opera 那麼陔隘了。

Venus

這是一種濫用各種藝術的雜耍，他們根本是不分時間空間，不問藝術風格的一種亂來，有時，它也得穿插各種技藝如武術，特技……之類的表演，歐美人士之看 Venus，有如我們登大新天台看童子戲，這又如粵戲之小姐唱一句「唔吼」：少爺就來一句「罷就」到底小姐少爺嘴裏會不會說這一類的話呢？作者可以不管的。又如龍袍太子與時裝花旦登餐館談戀愛，伍子胥過恐怕關過時看手鏢……類這一類事情的，除了說它蠻來硬幹是難以代其說明理由的。曾到廣州市演出的馬加士舞團，便是這一類的戲。

附述：皮簧稍加改革不能就是抗戰歌劇呢？大概不能那末簡單吧。歌劇應該怎樣製作，限於篇幅祇可另文再說。

誰

殺了

她

立竹

××× ×××

在一個寒風砭骨的早上，膳堂每一張檯都擠滿了人，大家正抖起精神，咀嚼這粗糙充斥，而又揀不勝揀的飯，邊食邊談。我也低著頭，磨利眼，注視碗中物，作別選的工作。有人說：批糖是影響腸胃的，幾個吃不慣的人正鬧着病，有人說：閉起眼咽下去便萬事皆了，一切都是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食的問題，此刻前方浴血將士，爲着受好商貧劣的操縱居奇，正鬧米荒，軍隊裏每頓飯都由官長均派，這是事實。我們安坐在後方的人，有飯食就算長了，又何必故事吹求？然而人類畢竟是喜歡吹求的，那我又焉能例外。我們一桌就這樣絮絮地談我論着。

頓然，「她上吊死了」，隱約斷續而刺耳的聲音，隨着悠悠的風，送入碗筷交錯的場舍里，空氣也緊張起來，大家停了動作，呆視着報道的人。「怎麼」？問話來得不知友向。「是呀，她拿長繩放在桌子上，抓上屋簷，將繩子繫在棟上，把自己吊死了」。滿座愕然，交相談論她的死因，有同情的，有不同情的。總括我們一桌都以為她死去，還比較偷生減少了痛苦，因為她已發上瘋癲病了，幾次三

番，在大寒地凍裏，在大庭廣眾中，把衣衫打脫，寒冷不覺，廉恥不知，簡直失了人性。雖然病是時發時愈，但戰時各地沒有癲狂病院的設置，來收留和療治她也不死還十淨嗎？話雖如此，我不禁唏噓太息！

她，據說是出自名門，小姐身份，嫁給一個富商子做姨太太，誰不欽羨她獲得金龜快婿呢！殊不知金玉滿堂的畢竟是淫慾之門，終於遇人不淑，中道把她遺棄了，她，掙扎，掙扎，廣州棄守，家鄉淪陷，孤苦零丁，如秋風吹落，墜落在無情的小中，把傷心的她漂流復漂流，漂流到異鄉的香島，香島本是繁華之地，而對於她有如寂寞之鄉。她終於在一間工廠裏覓得棲身之所，把滿腔心事，埋葬在工作裏，滿以為從此可以脫離苦海了，殊不知合理社會竟是不能恰如人意的，尅扣，壓迫，摧殘，侮辱，終使她去志堅決。適逢某機關到港招考戰時工作隊員，她遂投考入選，而隨隊到曲江來訓練。

本來以苦惱之身，幹爭取民族生存的工作，她應該將整個身心，付託在光榮鬥爭裏，忘過去，便可換取有代價的將來。可是，她大概吃苦太多，刺激過重，女人畢竟意志薄弱，舉其不定的。在受到二次的折磨中，她已潛伏了神經錯亂的毒素，而熊熊的大時代的溶爐，終能把她的瘦弱化作飛灰，至使她在工作中發生許多精神病態，她常常畫一等邊三角形，拿金錢事業，戀愛爲解釋，以示朋儕，朋儕早痛斥其非，鼓勵她努力向上，然而膏肓的病，是非言語與藥石所可奏效的，乖張謬誤，自詭聰明的見解，是非師長潛移默化所可改變的。及至最近，聽說由於認

讓一個極同情她的男子，書信間與行動上都表現得相當熱烈，遂使理智敵不過感情，她終於被感情包圍，而至到想脫離這神聖任務——民族解放鬥爭——的工作，逃往桂林去就她的愛人，但他以不久要往重慶，叫她不必來并滙給一百元，事有技巧，錢終於沒有收到，給他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一擊使她的病更深重了，非死不可了，遂演出今日這一幕的悲劇。

自殺，許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都討論過，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而我總覺得自殺，無論其出自任何方式，任何情景，任何性別都是一種弱者的行為，消沉的表現，簡直要不得的。理由很簡單，很直截：假如一個人受了些刺激不是咆哮憤怒，就是怨天尤人，不曾將那件事之由來，加以分析和評判，只知一味糊思亂想，將精神弄到萎靡不振，甚至把工作丟開，把崗位脫離，去發洩自己的烏氣，結果便走上消極的自殺之一途，試問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價值呢？我們試翻開一部人類歷史看一看，是不是每個都是鬥爭的，一切文明都從鬥爭得來啊。記得有人說過：「我不自殺，假如我要自殺的話，我就先殺死殘殺人類的公敵。」

如果我們要鼓勵自殺，我就贊成拿這做目標。  
可是，她畢竟自殺了，大抵自殺的人，總是感情多於理智的。我想：

在這血肉屠場，文明撕毀，舉目都是刀槍劍戟，驅逐我們去做牛馬的時候，尤不應垂頭喪氣地就自己毀掉生命

，對面的就是人類的劊子手，睜着怒目向我們發視，何不把自殺的勇氣，跑到仇敵眼前，砍他一二個頭顱，成功成仁何等威風，何等壯烈？痛痛快快地他一番，其餘的留待後來清算，還不矢為一個有血性的人底舉動呀，她竟不此之圖，始則消沉墮落，終則一死了之。她的死因，雖曰：社會戰爭，金錢……的罪惡，但對現實不能深刻認識，對時代不能切實把握，對本身太自私，對生命太輕視，知識薄弱，頭腦簡單，至為虛架所矇蔽，物慾所誘惑，這樣做人，怎不可惜，我更這麼想。

三尺相棺，一串爆竹，掩蓋着眼睛凸出，舌頭伸長的尸骸，長軍向她一鞠躬，同志向她一鞠躬，這一鞠躬，同情，惋惜，人道，威嚴，興奮，都交織在各個的心坎中份對死者哀悼，生者勸勉，做青年運動的導師，已顯示充份的崇高偉大精神了，然而究竟誰殺了她呢？

診大時代脈膊· 蘸血和淚寫成

療

盧森著

曲江勤員商店總經理  
七七出版· 實價八角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 帆

陳 瑛

嗚然裏走一條倚山傍海的堤岸，聽海潮的流威砥雷下風砂的呻吟。綠茸茸的水草，反復地在潮退時伸起淚汪汪的眉梢，怪柔弱憊倦地向清遊人乞憐，待人們報以同情的一瞥時，它又淹沒於潮汐下了。山，似乎在海嘯的呵喝下喪失了天真，它始終是那麼屹立莊嚴的一堆。海不絕地翻起無數個潔白的浪花；拋向灰白色的天空，偶然雖觸到激然掠過的海燕，撲來嘎然的一聲鳴號，但那音響一會兒便給海嘯吞沒了，海嘯佔有着整個蒼茫的黃昏。

在白濤濤遙遠的那方，水天交接處隱現着一支深灰色的船桅，看來是遲滯地停泊不前，但白茫茫的海洋中，又那來停舟的淺灘？且看海下已慢慢兒露着淺黃的一片。定睛分辨出那正是動盪波濤上的船帆。那船帆也許正是舟上人生命的憑藉，憑藉它作破浪前行的紙柱。借東風崇高友誼的吹送，船帆傲岸地在波濤中自恃而行，彷彿似一只有翅膀的甲虫，在跳越高低起伏的羣山。浪花不時地放任那白沫飛濺，該讓孤舟後牽住帆繩者的黃衣吧！迷濛裏只分辨出那人是黃赭色的週身，望不見有白絲蒼髮，那該是有朝氣的青年人，看他肅然危坐，無動乎中這緊拉帆繩，海的騷動并不能遏止他的規程，顯然只有趕兒征途才是他的熱望，海潮雖慣於挫折年青人的精力，但它萬不能制止蘊藏生命潛力者的期望，有期望的人是可以忍受週遭的一切苦難，那怕海嘯潮拋，年青人的佇足點依然在超越千百個浪峯的前頭！

看船帆昂揚地跨過白浪的那邊去了。遙遙地印下一淺黃色的一片，漸沒了，當船桅在眼簾投下最後的一瞥時，眼前已被裹在黑團中。天空上的繁星雖則照亮了夜！但它却映不起波浪的窺形。海的一聲聲呼嘯似又在遏止後來的孤舟，我心中却深切地記着，牢記着那已渡越狂潮浩浪的風帆！

卅年六月十七日於曲江

○ ○ ○ ○ ○  
○ 蟬 ○  
○ ○ ○ ○ ○

梁 克 士

庭前的李樹卸下了潔白華貴的春裝，洗盡了如「巴黎之夜」般的香味，換上了淺青色的夏服，配上了一顆顆綠色的小球，隱約透露出地窈窕的身軀，薰風一陣陣地飄進窗來，他穿過了每一片葉之底，帶來了熟悉的聲音，不像歌唱，也不像吟哦，只像一種單調的訴說：

「知了，知了……」

早在暮春的落花時節，蟬啊！我便從樹根近旁的小小的泥洞門前發現了你，那時你多悲渴，多難有，披着一身泥垢的薄甲在爬行着，沒有多久，在我沒有注意到你的時候，你脫去了甲殼，飛上了樹梢，以是知了，知了地在長鳴着，大地也像陶醉了，跟着你的音波薰薰焉發散出了一陣陣的高熱，橫躺着身體在喘息，這正是早造農忙的時候了。

多麼迅速的時流，地球環依着太陽的臂膀又轉過了幾個圈子，是那一天，當最後的蟬聲從樹梢的葉尖上，消逝在清朗的大空，望人的空氣，給攔着向兩匆匆過去的那一刻，從故國的大邊，給揚來了一陣濃密的硫磺煙味，古城的柳比雉堞上，幻出了一簇簇渾圓的火球，血與肉化成了蝴蝶，在空中飄舞，在枝頭展翼共低徊、流浪、逃亡、在黃沙滾滾的大道上，鑽動着人頭和行裝，雁羣追隨着秋風，飛越了宮牆，來到了祖國的南邊，三兩個被烽烟衝散了的孤雁，在任着黃昏朦朧的海濱，作着哀鳴，他們心裏充滿着忿恨，飽受着痛苦，腦海中幻出了美麗的雲烟，一個折翅的小雀，忍着苦楚，飄落在錢塘江畔。

大地受了風烟的刺激，着了驚，感了冷，患上了感冒，體溫漸漸降低——雪片飛到人間——又慢慢地上昇，蟬，鼓着紗翼，又在江南的玉樹梢頭和我們會見了，她的聲音沒有改，一樣地在向人訴說，但是令人不敢置信的，她好像勤

了一點，是不是她也跋涉了長途，飽吸了硝煙，不願在故國擁我的城磚下，作無辜默然的慘死鬼，而投奔到江南自由的氣氛裏來，訴說她遭遇的一切呢？我抬起頭，仰望着她那攀沿着鐵枝的敏捷的六足，我想問問她有沒有看過猙獰的面目，聽過砒骨的淫笑，但，她比我口快，她開始高聲地訴說着：

「知了，知了……」

心弦奏出了和諧的音波，一秒鐘，一秒鐘，伴着蟬聲，投擲到廣闊的空際，藉着銀鑲的浪花，攜帶到更遠的故國的天邊，夏日的紫光，穿過了婆娑的芭蕉葉，一絲絲烘照着我的頭髮，以是仇恨的心跟着炎炎的夏日俱增了。

人掙不脫時流的懷抱，以是就躺倒在她的溫柔的臂膀上跟隨着歲月前進，多少的刺刀，多少的砲口，曾經針對着我們的胸膛，多少的圈套曾經欺佈在我們的周遭，但是誰人說那是一點作用呢？因為一個個人都狡猾地前進，繞過了圈套，繞過了刺刀，以是在那那碧波的海濱，在瀟灑着菓實的檳榔樹下，在奇峯峻嶺的紅水河畔，在綺麗宜人的瀉水江邊，我們又會見了這患難的知己，流浪的知音，她依舊不停地在向人訴說：

「知了，知了……」

在醉人的太平洋之濱，我又看見她浴波逐流，在低下的水草旁邊她和青蛙在鬥着音韻，異國的露珠祖國慈愛的甘她泉自由的雨滴她都幸運地享受了。

我凭着窗，注視那李枝上美麗的金蟬，我看見一隻螳螂，遲緩地向着前進，他目不轉睛，我看見他和蟬一步一步接近了，步武更慢了，忽然我聽見「知了」一聲，以是蟬展翼飛去了，我只見螳螂舉着雙螯，窺視着空枝，又是一個空，美麗的「空」，我突然醒覺了過來，我抬起了頭，除了眼鏡把牠擋得更明亮，重復戴上，眼前的景色是更清晰了，我看見仲夏的太陽又在天空遊行，我朝北遠眺，遼遠的天邊浮浮着美麗的雲彩，隱約間我看見故土雄關的雉碟上飄展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盤居北國的寒蟬呵，應該是「知了」的時候了吧！



# 隨感錄

黃瀛

## 一、驚外篇

春秋戰國時代，似乎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的黃金時代，這原因大概是亂離之世，大家都想改革當時社會吧。醫喻儒家主復古，行堯舜之道，方能天下大同，道家主廢除政府，取消聖智，方能恢復秩序；法家主嚴法以維持社會秩序；墨家主兼愛非攻以救天下；楊朱主獨善己身，以求快樂，惠施主正名以維風化，真是極一時之盛！

在「五四」時代，一般人高捧着德謨克拉西嘶喊之後，在中國的文化壇上，似乎也熱鬧了一陣。然而可惜許多人都是驚外性成；倘若外國的，無論善，惡，好，壞，也無論青紅，皂，白都盡方向中國搬進。救此有心，而不得其法，結果弄來弄去，還是撞得焦頭爛額。

所以中國歷史便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彷彿只要談唯物史觀，唯物論辯證法便是「前進」，自己的地位也彷彿了

不起了。然而偶爾提一句孔、孟之道，於是一頂「思想落後」的帽子便要向你的頭上戴上去。總之是馮克斯，列寧，便捧得半天高，倘答是孔孟，便恨不得連所有孔孟之書都燒光好了。因此一方面是驚外之流憤憤填膺的要攻擊國粹，一方面是衛道之士痛哭流涕的要保存國粹！

中國不是這樣便得救呢？

驚外狂之流既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也談不到，因為若頭痛即開頭痛的藥，腳痛即開腳痛的藥，也盡了醫者的責任，祇可惜藥石亂投，連好人都吃壞了。

病入膏肓的人自然不能再亂投藥石；自然也不能讓庸醫之流亂投藥石，而且對症下藥，一種病只有一種藥來醫，除了別有用心，企圖借醫謀殺之外，仁人用心，自然也明白這道理吧。

要救中國不是空談可以的事，輕視自己和驚外都不是辦法，這便因為

中國在國際上一般之外有特殊，也正如「民族文化」創刊號崔載陽先生的創刊詞所指出：「在歷史上，沒有一種文化不是民族的，同時也沒有一種民族沒有他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形式，文化是民族的內容。談民族而不談到他的文化，談文化而不講到他的民族，那都是不可思議的事實。」這里便要明白，適合中國國情的，能夠醫治中國的病的便發揚它，光大它；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不能夠醫治中國的病的，不論是權是勢，是神是鬼，是馮克斯，列寧，都一脚踏倒它！

(五月十四日)

## 二、絃外之音

「絃外之音」似乎說本意在物外的意思。

試抄一節在報紙上廣告欄的聲明：

「氏與×××於廿九年結婚，性情不合，時生齟齬！近日×××斷絕接濟，匿不見面；從此以往，生活堪

感。自登報日起，X X X如不接濟，此外當脫離一切關係……」

由這一小節聲明來看，理由正大，所謂X X X既匿不見面，又復斷絕接濟，委實詢何居心？脫離一切關係在人情道理似乎都說得過去。祇是世事又總不那樣簡單呢！

即以日本侵略中國而說。他是爲了「防共」，爲了「安定東亞」，爲了組織「東亞新秩序」這些說話的絃外之音，天下人倘不盡是傻子大概都會明白。所謂X X X斷絕接濟，其實因爲早就有了二志，雖然想和併須渡密月去，又苦無藉口。便最好拿這最容易而最有力量的罪名向丈夫的頭壓下去。既然要娶妻，當然要贍養妻子，社會上不難獲得所謂同情！

因此，連共產黨的首領如毛澤東之流在不出席參議之前，也來「十二條件」，絃外之音一樣要我們仔細尋味的。

毛澤東之流在抗戰初期說取銷蘇維埃組織，服從三民主義，然而曾幾何時，却又背棄諾言。這爲的什麼？這就因爲他的目的那個時候都沒有變

，而所變的只是一種臨時救急的權宜手段而已。所以，無論氏與X X X斷絕關係也好，日本組織「東亞新秩序」也好，或者如毛澤東之流的「十二條件」也好，都是「絃外之音」，是想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計劃罷了。  
(五月九日)

### 二、變

唯物論者們似乎是很深信「質」一量「變化，唯其「變」，所以資本主義才有崩潰之一日，而讓社會主義者如唯物論的論客們來統治天下。

然而有些人却怕變；或者雖不怕變，但也預防着變，「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就恐防終有一天會變，警誡着人們應有所準備。科學進步到今天，風雲轉變已經能夠事先知道；而人們禍福雖像無常，却還是有跡象可尋。

「引刀成一快，莫負少年頭！」汪精衛那時委實是年少英雄，似乎也不會變得太厲害。然而後來終於搖身一變爲偽滿主席，却還是沒有離得太遠，因爲在精衛做漢奸的原因很多，而且醞釀的時間也不會短，所以變并非

如一般人所說一些也猜測不到，是彷彿從天下降似的。

萬變不離其宗，如以孫悟空爲例，他拿一根毫毛就可以變，然而雖然有三頭六臂，但他不會更有多大的本領，而變來變去，還不是昔日的孫悟空嗎？既不能脫胎換骨，又不能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又得來什麼！設不然如汪精衛之流，援身一變而爲漢奸首領，則不但受唾罵于今日，而且遠邁萬年。這樣的變，可謂爲天下之下策，只有汪精衛之流始優爲之。

日本人的外交也就有名的善變，這里所謂善變，就是諛諂，權詐，朝秦，暮楚。俗語說：「有奶便是娘！」這種人就被人視爲最鄙棄，最下賤之流，令人羞與爲伍。由此知道這種變，結果還是毫無所獲，或者甚至聲名狼藉。如日本人的善變，也只有把二千六百年的國運輕輕送掉。

江湖術士雖然爲了有一副善變的魔術局能糊口日方，不過一些觀衆也早知道那是騙人的東西。去看代的並不是爲了他的神奇，而倒是爲了找尋鬧而已！  
(五月九日)

寄

語

樓 遲

誰不有過一個絳色的孩童之夢；至今猶永遠地縈迴着而發個一聲哀惜！那日子，那過去而可不復回的時光，能說是天邊的一片雲彩嗎。當偶爾的一陣西風吹來，於是遂消散得那麼零碎又殘斷了。

你說：那西風也帶走你童真的心。

可不是嗎？你想：一塊原始的石頭，自從跌落了幽谷之中，為久經風雨的沖洗也會侵蝕得那麼光滑而不可捉摸底，你還不比石頭更原始而易於變化嗎？

當你久困綿綿的園地裏，又像一尾小魚般騰躍出來，投身你理想中的「人間」。——然後都市式的光怪陸離的迷惑，遂眩暈而傷害了你底官感，為因失落你的理想呀。

於是。明善的心，使你變成一個無告的孤獨者，從此你喜歡傲遊於大海之濱；學海之子，去檢拾那無價的貝殼，為一擲手的愉快遂又投自波心去；更看激起的浪花乃如逝去的幻想。你更拾那有華采的花石，作無心的撫弄亦覺其有益嗎。哦，方興洲情緒正濃，而西歸的豔陽又復徐徐逝去，你遂傷感地引想那不堪殘破的日子……

……

終於，你走了，走得那麼輕輕然，但當載着你的那隻船，重接近你那塊不幸的境地，於是，你不屑一聲長嘆，又急轉你底方向了。

我想，你一定又在咒咀了，當我從遠遠地探望你走的那孤單的背影，你却是那麼默然不說一聲。過去的；那一段酸辣的那旅程，你不怨恨也不追悔嗎？是的，你會說過，你還有更長更廣的海行啊。

我像看到在那沙漠中孤獨苦行的駱駝，她從艱辛的負載中不曾掉頭一次。

今夕，我禱告西天之銀月裝滿你的行囊，并遠送你走向黎明的初日。

六月四日清城仙姑廟

# 夢底病

老張

孩提的時候，我曾作過了個荒唐的夢：曾獨自個地歇在角落裏，垂起那黃毛軟髮，夢遊於荒煙漫草的大山間。當時我羨慕那壯健的水手們，挺起雄闊的胸膛，撐着根篙杆走遍蜿蜒底河岸。我也羨慕過那些飄零的肩客：一個担子，一頂竹笠，這便跨過了無數個村莊。

我幻想着外邊，那該湧現出許多新奇事物，無限綺麗風光，決不像家鄉的平板，像潭止水般，興不起半點波浪。

我對母親說：「我要到外邊去！」

母親笑了：「傻孩子！你年紀還少着呢！」

「少麼？」

「是的！長大了再說吧！」

從此，我所望着時光能加速地飛躍，祈望着青年時代底趕快來臨。

長大了！真的長大了！我不時站在牆壁旁邊，度量着自己底高度，看看是否還是個矮個子。長大了！心在計算着，該有五尺高。

「媽媽我高了，我可以到外邊去了！」

她掠掠自己稀疏的白髮，她還是像十五年前一樣地在笑着：「你到外邊去？可是我老了！外邊又打仗！」

「我一定要去！」

「別提——孩子乖乖！」

終於，敵人的炮火打到家鄉來，在一個黯淡的黃昏裏，村前燃起漫天的烽火，人們在奔走呼叫，孩子在驚恐悲啼。隨着混亂底情況中，我散失了家，伶仃地走着我底路。我走遍那荒蕪的西南山地，走過那泛有椰林香味的赤道下邊。

這樣地，夢是一步一步完成，並沒有綺麗風光，也缺乏羅曼蒂克的意味。如今，是代與現實，生活湧現出現實的「真」，「真」廓清了昔日夢底迷霧。

於是我展開了一種新的學習，去確實地觀察現實，我笑了，我開始笑那童年時代底愚昧。

一九四一，五，廿八於管埠

## 他又靠什麼

齊亞諾與李賓特洛甫一次晤談之後，齊忽然問他的一個隨員說：「希特勒是沒有女兒的，李賓特洛甫究竟靠點什麼東西啊？」

○○○吃粥小感○○○ 黃榜

我們本來沒有什麼飯堂膳廳一類高貴的設備，誰都知道當兵的到處都是家，當然隨地都是飯堂膳廳了。

號兵把喇叭，嗚嗚嗚都吹了後，因為我們都受過訓練分辦得出這是吃飯了，就像一窩蜂擁在廣場上，聽了值日班長集合解散開動等幾個動作的指揮後，各人蹲在地上，把粥碗向嘴角一送，大概因為大熱和大稀，吸粥時就發出唏唏的聲音，對於這種音樂的表演誰也不會干涉，像早晨的麻雀唧唧的成了一個大合唱向田野樹林中廣播，這聲音也鑽進每一個人的心臟，但是大家都十分沉默，這沉默就像一個百萬支忿憤的抗議。

粥是一天比一天的稀薄下來，可惡的伙伙（其實並不可惡）每一次都是多放了一桶水，越放水，我們越食得不飽，越食得不飽越放水，互為因果，結果便成了粥湯，終使一次給你吃上五碗或六碗七碗，但是經過二次三次的小便後，肚子就成了空囊，又飢又餓，但是勤務，出操，上山砍柴和開鑿仍舊天天不斷，照例不除。如果在前線，打仗拚命自然也是不會例外。弄得神昏氣散，面黃肌瘦。但是你一定也許會奇怪，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發出一聲怒吼，沉靜得有點像麻木；這又未必，每一個人的心里，也許正是一把火，怒不可遏，恨不能消，但是誰也沒有責怪誰，這是真話，因為不論你是官是兵，都一律吃糯米滾湯，又夫復何言？！

其實也還有一個原因。大家都剛從火線拉回來苦頭是吃得夠多了，沒有一個人會說是政府的罪過，或者埋怨上官不體恤下情。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倭寇搗的蛋，把賬統統算在他們的身上，正如我們與敵人作戰，不論拚至最後一個也沒有誰扯了白旗繳械投降，就是一班或三五個給敵人幾百包圍了，也還是決心突圍毫無妥協投降丟臉的事，比起法蘭西帝國一百幾十萬做了俘虜，就有天壤之別了。吃粥對於我們並不是一件什麼嚴重的威脅，而我們原也是抱定吃苦為第一宗旨，所以有時還談笑風生，譬如阿甲罵阿乙是豬吃。因為阿乙吃的粥吸得大喘喘喘得就像豬在進膳，阿乙又罵阿丙因打衝鋒燙了舌頭，燒了心臟為搶粥場有時也會無端的作出一陣笑聲。但這笑聲從來沒有人加予研究，究竟是作什麼表示。

一天，二天……一直是十多天，米從一塊大洋壹斤二兩漲至一斤再漲至十四兩了。一個月包草鞋費只有十九塊又肆角的餉自然沒有辦法，再增加伙食的指數因此吃粥也幾乎成了一個問題（菜、鹽、油是談不到的了）大家都皺眉頭，這就算是第一次表示飢腸百結的象徵吧！但是誰也還是不哼一句或吐一口嘆氣！因為坐在軍需室副官室書記室和直屬的官長們，也跟我們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們要出操勤務，他們却埋在案頭真是枵腹從公，可憐的事誰也不去想，因為有家眷的官長們的愁腸比我們的飢腸更是百結，千結萬結，比個喻一個少尉排長，正薪只有四十二塊錢，加上九塊錢津貼一共也不過是五十一塊，要應付什麼稅什麼捐和自己的伙食外養一個老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使還有熟烟癮的，（我們當差的十有九個都吸煙）又得扣去一塊幾角的熟煙費。但是他們也沒有一點嘆息，苦淚只好裝在自己的心中，同我們說起話來還是硬了肚皮說亮話……抗戰到了今日有粥吃也屬幸運啊……打仗就是挨苦，誰挨得過最後五分鐘，誰就勝利了。

有人說：筆桿不如槍桿，槍桿又不如糧桿，我想糧桿反不如算盤神聖，我們的值日採買每天幾乎數米下鍋正如富賈數五元十元的鈔票一樣，我們儘管挨糯米滾湯咬菜根，但是有一批人却一揮數百天天茶樓酒館，許多的不公平，奇形怪狀，我們都不想說什麼話，因為軍人就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也就以吃苦耐勞為本分，不過我們餓死了，你們肥的又何嘗不會死，難道敵人是惡瘦愛肥就會姑息了你們這一批發國難財的老爺紳士嗎！

## 別人家的好

有許多中國人向英國去買安徒生避彈安全室；但英國政府却派了一羣人特赴中國新都重慶去考察

那「已被證明為最有效的防空壕的建築」了。

夢 境 與 實 現

· 張 · 軍 ·

這是一個轉形期。頹喪的自認是詩人，悲歌着不可免的命運，如果你說他是一個憂鬱病患者，未嘗不可，但可怕的也就在這個「病」字了。做夢的人，夢中無歲月，讓日子腐蝕寶貴的青春，如果幸運夢醒一看，轉回頭還不遲。最無可救藥的，倒是「早已一目了然」的聰明人，「唉！這個年頭，不是我誇口，確實老子早已一目了然；到處無片乾淨土，今天活着，也難保明天不會死，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頹喪者大都受到環境的摧殘太甚，遍體鱗傷，已無勇氣去面向現實，更談不上反抗，於是悲哀命運之神的播弄，控訴宇宙之神的不至，鬱鬱於自己獨就的封地裏，仰頭對月亮和星星乞憐；對流水和鮮花喃喃低語。可惜月亮星星，流水鮮花都不去睬他一睬，結果年紀青青的少年人，好像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而熱情失去了迸發的重心，終日不知如何去何從徬徨歧途了。

做夢的人，是富於幻想的，他會幻想自己的未來如何如何美麗，如何如何地幸福，夢的確是值得謳歌的；在夢中，可以去幽會情人，可以去做悲劇的主人翁，也可以扮演喜劇的腳色。在夢中，現實的殘酷被罩上一層濃霧，前面是白茫茫的一片，後面是白茫茫的一片，左右也是白茫茫的一片，而在這一片白茫茫的總體中，却可以笑，可以歌，可以流淚，可以任所欲為。青年人實踐的進程大都經過「夢」，但夢做得太久時，反而會紊亂了腦筋，變成一個白晝夢者，那就糟了。夢的高一級是理想；夢無實現的可能，理想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做夢的人如果醒轉來時，就應該要衝出濃霧，去睜圓眼睛看看現實的真面目，而想舊夢重溫的話，最好是把夢作為理想，去求夢境的實現，方有價值。

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最無成功的可能者，莫如「聰明人」了，因為利己主義的潛伏，往往會使一個人變成虛偽，狡猾，脫離人類的愛和真理而獨自遨遊，這種人，只有一腳踢開，免致為「禍」，在我們這個弱小民族爭取解放的戰爭中，「聰明人」往往就是漢奸。

年青的人，都有着太多的熱情，有着太多的憧憬。人類的實踐大概有三個階段，而第三個階段不一定人人都必須經過，這三階段是夢，理想成現實，靜態。夢不是可怕的，每個青年都有夢，但做夢的時期最怕長，理想的時期最怕短，靜態的

### 夢 境 與 實 現

時期最好就沒有，或者進入靜態的時候也就死。在理想的希望中，年青者大都是拚命吞嚥智識，拚命堅強自己的志氣，這個時期越長越好，世界上成功的詩人，藝術家，小說家，都是一生中理想的時期最長。而靜態的時期，是一個人喪失了全部熱情，冷靜得像一條死魚時才會產生的生活態度，這種態度很可能就是利益主義，你可以看到很多上了四十歲的公務員，他們天天戰戰兢兢地捧上司們下場，唯恐「等因奉此」做得不好，打破飯碗；天天計較於家庭瑣事，除此之外，不但不看書，連報紙也懶得去細看，好一點的視聽眼翻騰翻騰就算數。他們也不敢大吃大喝，不同於「今朝有酒今朝醉」者，一月中上茶樓不過一兩次，花五角一元最多他們這種生活態度，大概就是所謂「識破世故人情」。

在今天，沉浮浮上來，前進者退後去，「聰明」者拖人下水，被霧迷了眼睛者悲歌命運的遭遇，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不會像孫太聖一樣有一對七首般尖銳的眼睛，從煉丹爐煉出來的一對慧眼，就只好徬徨歧途，不知何所適從了。

年青的朋友們，你們需要而且迫切地去煉有一對能透過濃濃雲霧的碧睛，衝破迷茫，不再做夢，醒過來，把理想實現；看，太陽照耀在東方的天邊，笑得像赤血呢，爲了祖國在重重的艱險中將獲得的勝利，你們也笑吧！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 下午寫于曲江

---

## 勝 利 發 明

男人自有智識以來最可憐的發明便是給女人發明了美容術。

數千年來兩性之爭的男性的勝利實即賴此一端。



# 逃亡

## 之夜

葉季恆

### 烽火雜憶

含着滿腔滿眶的熱淚，我和陳英：一共七位同志，忍着痛而又依戀地離姑母家中出來，那時我們的腳踝重得抽不動的，沉重得像有什麼東西拖着一樣。

三江的夜，靜寂得很，靜寂得很像是死去的僵屍一般。恐怕敵人轟炸的關係，所有的狗兒，也怕敵人侵害牠的生命，意識地跟着它的主人逃走了，如今，這夜裏再沒有聽到太的吠聲。什麼繁盛的蟬聲，都閉禁敵人槍炮的怒潮中，黑漆漆一團，沒有月亮沒有星星，地是黑的，山是黑的，水是黑的，樹也是黑的……黑黝黝地一點也看不見，好像有一層極厚的雲霧蒙蔽着我們逃亡者的眼仗。

樹木陰森地矗立在江岸，遠遠地望着許多兇惡的魘魅在張開血盆的巨口，想吞滅字宙間的一切。當我們踏在長滿荆棘小徑上摸索，手牽着手，一步一步在困難上挨，是

恐怕敵人發覺目標，連一盞昏暗的提燈，都不敢燃着的。

枯黃的衰草，經我們的足履踏過的時候，發出瑟瑟的音調，那聲音，是帶着悲酸的。誰都默默地不說一句話，但是，我們的內心都有些難言的隱痛和哀傷；屏着氣，每個人的心劇烈地搖動，都可以清晰的聽見，是那麼不斷地顫抖。

對岸的龍泉被敵人殘酷焚劫的餘燼，尚依稀地可以窺望，那種劫後的慘狀，我不敢在想像，聽，我的心在嗚咽的哭泣！風是瀟灑地，掠着江面，拂過樹梢，更播弄着我們的衣襟，江水河湧地盪着岸旁的石子和砂土，發出一種迴蕩的節拍，這聲音是我們憤懣的啊！今夜却覺得十分的沉鬱，依戀地像在哀惜我們的「離別，與嘩嘩，與滑格」……單調，一陣又一陣，老是彈着那令人傷心的樂曲。穿過幾個叢林，再繞過一道籬笆，我們便到江邊的小河口。

「來了嗎？」守在一棵榕樹下的阮光，聽到我們的腳步聲，很低聲的問着。

「怎麼樣，那木筏呢？」香格搶着問道。

「不錯，堅得很，不過駕駛起來，比較笨重一點；不礙事，阮光興奮地答着。

「快走罷，如再遲緩，就要給敵人發覺，準不能走脫時恐怕性命危險！」我在催促着說。

「好，走，走，動手，大家快動手！」於是，解纜的解纜，搬東西搬東西，一剎那的忙亂下，大家都先後跳上那竹和樹枝還有木板混合搭成的木筏，那情形，真是原始時代的景象。

「再會吧，故鄉……」木筏蠕蠕而動，漸漸離了岸，回顧三江的憧憬和古井殘缺的村舍，我和他們都情不自禁地悲咽，同聲慨嘆着，在那顛抖地短短的別離裏，是含有多少說不出的哀傷和淒涼啊！這時我的喉嚨被哽住了；在那身暗的夜空裏，我看到每個人都淌着晶瑩的珠淚，是那麼清晰地在不斷的閃爍。

我們每人都做了臨時的舵手，每個人也做了櫓手，大家划着，撐着，用着生疏的手，在一起一落地舞動着，好像肥蟲一碰在水面上漂行，我們浮在茫茫的大海中，顯得多麼的渺小；的確，我們真像「滄海一粟！」

木筏漸漸地增加速率，故鄉是漸漸的掉在後頭轉過臉來，再看三江和古井時，則什麼也看不到了，祇有一點點些微的輪廓，模糊得同黑夜一片了，然而，我們還回顧着

，眼光是睜得那麼的大，那麼明亮，一直到實在不能再看到一點陰影時，我們方又掉轉身，繼續不斷地划着，撐着，向渺茫煙雲接處澳門進發。

天像要塌下來似地，江南還是靜寂的，只見洶湧的浪花，只聽到狂濤的奔騰；寒風的狂呼，大家都感到陣陣的寒冷，大家縮縮在稻草編成的窩蓬內，我們互相更換着撐的職責，大家來享受這逃中片刻的些微溫暖。

手在冷空裏凍得發紫，身體也不住地顫慄，兩肘酸痛得要斷，肋骨泛著青筋。江風如利刃，一陣陣地刺割着我們的頭皮，令人感到異常的難受！可是，爲了不甘受敵人利刃下的宰割，不做敵人的走狗和順民，祇得忍痛的離開了家，而冒險人生一切的艱辛……洶浪濤濤着，我們隨着波浪的在漂流，誰說又不像是魯濱遜漂流的景況？想想，我們不覺又有點驕矜！

當木筏駛到金鐘附近的時候，我們都懷着一種特別的惶恐；因爲，附近的鳳凰山的山麓，駐紮很多敵人的軍隊啊！因爲這條是父父的要道，無論往來香港澳門，都得要經過那裏。想繞道而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沒法，祇得抱着微律而冒險一次！也是我們生死最後的關頭，大家都沉着巨大的鎮靜和勇敢，而又謹慎地慢慢的划着，使水不能發出聲浪，只是那麼偷偷地，悄悄地，運用了各自的耳目；以及一切感覺官。敵人側耳偵兵，是異常嚴密的，果然，當木筏剛一駛過金鐘的海口時候，那海古附近的鳳凰山麓敵哨兵，便用着尖銳的面我們聽不懂的話說，在吶喊

地發出命令：一聲，一聲……當第五次喊完了後，敵人便開槍了，跟着機關槍，不住地怒鳴，火花掠過夜空，亮着紅紅的火星，捲集而又殘酷地向我們驚駭的目標掃射；因為我們事前請定，所以，大家都個個機警而又敏捷的跳下江水，身子隱埋在水裏，兩手緊緊地握着木筏上的鐵索，用稻草被褥當防禦的工事，那時大家都忘記了江水的寒冷，靈感性異常清醒，聽到一顆一顆火星的子彈，落在水面翻着泡沫，那奔騰的煙火，我們看來是一線綠的流星；這是我們有生以來最緊張最危險的一刹那，那時，估量在我們整個心靈裏的，祇有憤恨詛咒，我們個個都睜着血紅的眼睛，看着侵略者殘暴的子彈，不斷地向我們的頭上飛行，可惜我們沒有槍枝，否則，我們一定要以無情地還擊，鮮血是一分一秒的過去了，敵人船兵的機關槍格外稠密的，雖則敵人犧牲了許多的代價，但是，連一顆子彈也沒有傷害到我們毫厘。因為斜流而又夜的關係，最後我們利用青銅行力，迅速的划過海口，再向前進。但是脫這危險地後，我們就像，好像死裏逃生的一樣。這時大家互相協力揮划着黑魚沙進發了。這時大家的心情，反覺了鎮靜的，先前那種惶惑驚嚇，現在無形中煙消雲散一般。止不住，大家便興奮地，愉快地，的說道：『我們也做了一次的游擊，消耗了敵人不少的子彈……每個人的心坎都抱着勝利的微笑。但敵人的槍聲，逐漸稀疏，零落……以至於靜寂了。夜還是依舊沉寂的，寒風還是狂呼怒吼。剎那間在寒風裏，突然，又傳來一陣陣『嗚咕咕』……

的巨響，而且激盪着江潮也相當洶湧；但是像告訴我們，敵人的橡皮艇在江面巡邏的預告的，習慣地，迅速地，大家又躲藏在水裏，默默地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當第二次『嗚咕咕』……的響聲，再從冷空氣裏響起來，我們都意識到：敵人的橡皮艇大概沒有巡行到什麼，而沒轉的凱旋了，我們想，聽，一直到這聲音完全被浪潮湮沒了後，我們方才由水裏迅速爬上那木筏，繼續我們的艱巨的航行。

望着隱隱地山峯過去，當達到前山岸畔的時候，已經有三點多鐘了，東方天際漸漸現着魚肚白，遠遠隱隱地聽到許多繼續不斷底雞鳴。

這是去年離家之夜的景況，那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夜，這事至今沒有忘記，或許永遠不會忘記的。現在過記憶把它約略的記出來，就是作我生命史上最寶貴的一頁吧！ 一九四一，四，二十五夜于馬場，

### 交臂失之

一個少女乞求上帝賜以美麗，上帝無吝色，給以自然，少女不識自然即美麗，復問自然以美麗何在，自然素甚笑指醜惡曰，此美麗也。少女喜感醜惡而親之，出而驕人曰：我今得美麗矣！我今得美麗矣。

### 徵稿簡則

- 一 本刊以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抗戰情緒增進愛國思想  
建立新文藝營壘為宗旨
- 二 本刊歡迎外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
- 三 來稿以語體文為主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度
- 四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附足郵資者不在此限
- 五 來稿直寄曲江風度中路道后街本會

### 本刊廣告價目

位 置	位 置			
	全 面	半 面	三分一	四分一
封底外面	一百元	五十元	四十元	
封底內面	八十元	四十元	三十元	
正文前面	六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十五元

### 文 壇

創刊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李 金 髮

中華全國文藝界

出版者：抗敵協會曲江分會

風度中路道后街

印刷者：建國印刷工場

總經售：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辦訂 法購	冊 數	價 目	郵 費	
			國內	國外
零售	一	二角		
半年預定				
全年預定				

# 廣東省銀行

本行係在民國十三年爲  
總理所手創，現有資本額國幣一千萬元，各項公債  
金及預備金一千五百五十餘萬元，經向財政部註  
冊，設有業務，信託，儲蓄，農村貸款，節約建國  
儲金等部，全粵各縣及省外國外均設有分行並有代理  
銀行，辦理存放款，匯兌，信託等業務，並代理省  
縣庫收支。手續快捷，取費低廉，如蒙賜顧，無  
任歡迎，各界諸君，尚希留意！

## 本行信託部各種信託存款

- (一) 信託往來存款  
支票往來週息二厘
- (二) 普通信託存款  
每戶至少存滿一年  
六厘半息可分紅利
- (三) 特別信託存款  
每戶至少五千元運用  
由存款人指定損益亦  
由存款人負擔本部祇  
取本金與收益信託費  
詳情面酌

# 廣東省銀行

## 總分支行處一覽表

總行	廣州	香港
分行	星架坡	澳門
支行	廣州	梧州
辦事處	中山	肇慶
	連陽	羅定
	茂名	信宜
	老隆	蕉嶺
	平遠	電白
	雲浮	徐海
	通訊處	香港
	附註：	辦事處有▲者及滙兌所均在備錄中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本埠每冊國幣二角

